四庫全書

子部

近思錄集註卷三

歸安茅星來撰

格物窮理

自此以後則細論條目工夫而此一篇乃大學致知格物也自首卷所論陰陽性命以至末卷聖賢氣象皆物也皆其所當格者也而此卷則其格之之法漢唐諸儒惟於此未明曉所以修己治人多不得其道韓文公原道引大學之言獨不及致知格物歷漢唐宋明賢君良相時有而二帝三王之道未嘗一日行於天地之間以此故也此篇乃明善之要四卷五卷則誠身之本朱子于大學章句所謂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而不可以其近而忽之者也葉氏曰自首條至

二十二條總論致知之方致知莫大于讀書二十三條至三十三條總論讀書之法三十四條以後乃分論讀書之法而以書之先後為序凡七十八條

伊川先生荅朱長文書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辯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通道如所謂豁然貫通全體大用無不明是也格物然後有以通乎道而辯是非心不通乎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乎呂本作於中並去聲文集下同此中明上節之意時中謂有時而中也按長文來書云上能採古先之陳跡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

默識固未能也故伊川以通與不通之得失告之

伊川先生答門人曰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衆人以衆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己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於頤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可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復扶又反　曰門人者非一人之詞也觀下言諸君可見　朱子曰學者未能有得當謹守聖賢訓戒以為根基如程子所謂不敢信己而信其師者始有寄足之地不然則飄搖沒溺終不能有以自立也愚按學者不得聖賢為師則程朱所言具在潛思靜玩久自有得

伊川先生答橫渠先生曰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寛

裕温厚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本註明所照者如目所睹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髣髴耳能無差乎厚一作和本註下葉本有云夫二字　朱子曰如正蒙所論道體覺得源頭有未是處故伊川云過處在正蒙如云由氣化有道之名說得是好終是生受辛苦又如太和太虛云者止是說氣說聚散處其流乃是箇大輪迴蓋其思慮考索所至非性分自然之知更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完養思慮則明睿自生涵泳義理則非考索所至　上言不思所以不合此下兩條又言思貴優游涵泳使之自得不可強探力索以自苦也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

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強區兩反度待洛反實得者深造以道自然而得之于己也強揣度者乃其強探力索而得之者也蓋不免正助之病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比音秘遺書下同此因上言心氣有寛裕勞耗之不同而類記之也蓋嘗有人言于程子而程子語之如此比近也心五臓之一也與他處解作神明主宰者不同學道思慮心虛者言因學道而思慮以至心虛也血氣平和則無疾虛是不足之疾實是有餘之疾心疾即心虛也心過用則虛虛則成疾故曰心疾今日雜信鬼

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事即指鬼怪異說而言蓋若於鬼怪異說一一理會則其事變幻百出而未有窮惟學則理明而鬼怪異說自不足以惑之矣朱子曰神怪之說學者未能遽明惟當以正自守而窮理之有無久久當自見得　朱子曰如玄武北方之宿避聖祖諱改作真今乃以為真聖而作真龜蛇于下又增天蓬天猷及翊聖真君作四聖世之所謂鬼神載在祀典者皆此類也顧氏曰鬼神之說半是文士寓言以資諧謔而後人往往附會成真甚有如小孤山訛為小姑杜拾遺訛為十姨諸如此類不可枚舉唐宋時但言靈應即加封號而今且必求其人以實之也荒唐不經甚矣

學原於思不思則雖欲為學無所從入故曰學原于思　朱子曰學者于澂上未有用力處且自思入思之一字于學者最有力

伊川先生曰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畧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别須潛心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迴戶頂反俗作廻非迴說文遠也意味以中之所蘊者言氣象以外之所見者言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味聖人之氣象不可只於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上意味氣象並言而此只言氣象者蓋意味只于氣象上見故不别言只于名上理會者如訓詁之學是已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强然致知甚難伊川先生曰學者固當勉强然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堯

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強並匹兩反下同覷音娶問動容周旋未能中禮於應事接物之間未免有礙理處如何朱子曰只此便是學但能于應酬之頃一一點檢使合于禮久之自能中禮也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未致知便欲誠意是躐等也勉強行者安能持久此說問者之言而辨之也誠意即忠信未能致知而欲勉強忠信以進其德則非有以實見其為必然而不容已故不能以持久朱子曰非謂未致知時意不用誠但知未至雖欲誠意其道無由耳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為人不知旋安排著便道難也樂音洛為去聲除非反決辭若正

言之如云惟有如此也性本善以下申明燭理明自然樂循理之意不知者未致知也安排者勉强行也難則不能持久矣　朱子曰學者不向自已分上精思熟察而徒務為涉獵書史通曉世故之學又程子所謂玩物喪志者不可以不知也

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深淺學者須是眞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

般班通用　廣韻以煞為殺字之俗宋人語錄中時用之似又借以為極至之義蓋亦如這字之怏耳真知謂知之深也泰然從容自在之貌　朱子曰大學知至之至舊作盡字說今見得當作切至之至知之者切然後貫通得誠意意如程子所謂真知是也又曰所以未能真知者緣於道理上只就外面理會得許多却未肯于裏面十分理會故也

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别

少去

聲稱某者以出門人紀錄不敢名其師也後倣此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別彼列反處上聲當去聲陳氏曰初學窮理工夫須先就聖賢言語實處為準則隨章逐句虛心詳玩果實有得則是非邪正大分已明而胸中權度稍定然後次而及于論古今人物以相參質最其後乃及于應接事物更相證訂方不至差謬程子之言其有序矣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得便會貫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

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本註又曰所務於窮理者非道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又曰所務下葉本大字無本註字朱子曰一日一件者格物工夫次第也脫然貫通者知至效驗極致也又曰積習多便是學之博貫通處便是約不是貫通後又去裏面尋討約令人務博者卻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理無不在我皆非也惟程子積累貫通之說為妙朱子曰古人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以格物為先今學者從前無此工夫而但欲於思慮知識求之更不于操存處用力縱使窮理到極處亦無實地可據蓋敬字徹上徹下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耳

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

上思未得且别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益人之知識於這裏蔽著雖强思亦不通也問延平遇一事當就此事反覆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再窮一事之說與伊川說如何朱子曰程子之意誠善然窮一事未透又便别窮一事不得彼謂有甚不通者不得已而如此耳不可便執此說容易改換却致工夫不專一也

問人有志於學然知識蔽固力量不至則如之何曰只是致知若智識明則力量自進

問觀物察巳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内外之道也朱子曰于此一物上窮得一分之理即我之知亦致得一分于

物之理窮二分即我之知亦致得二分于物之理窮得愈多則我之知愈廣其實只是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故大學曰致知在格物而不曰欲致其知者先格其物蓋致知便在格物中非格之外別有致處也 張氏曰或謂以吾心之理推之事事物物則是事物與吾心有二理非合內外之道矣

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情性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

本註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覺處 又曰自一身之中下葉本大字與本註字相次葉本作胸次誤 相次者漸次之意朱子曰草木皆有理者如周禮仲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知得此理處之而各得其當便是又如鳥獸之情莫不好生而惡殺便須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非其時不伐一

木不殺一獸胎不夭不覆巢推此類可見又曰此亦程子因人專欲求之四端故教以一草一木亦皆有理然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若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成飯也

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睿音銳溷呼困反思曰睿二語見周書洪範篇渾溷皆濁也薛氏曰思索太苦而無節則心反為之動而神氣不清故凡讀書思索之久覺有倦意當斂襟正坐澄定此心少時再加思索則心清而義理自見以上並伊川語

問如何是近思此鄭亨仲問也曰以類而推近思說見論語朱子曰以類而推者如修身推之而齊家齊家推之而治國親親推之而仁民仁民推之而愛物之類只

是從易曉者推將去一步又一步若遠去尋討則不切於己又曰自無穿窬之心推之以至于不言餂之類自無欲害人之心推之以至于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之類至如一飯以奉親至于保四海通神明皆此心也又曰程子說得推字極好

學者先要會疑

朱子曰讀書逐句逐字要見著實若用工粗鹵不務精思只道無可疑處非無可疑理會未到不知有疑耳又曰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漸漸有疑又其次節節有疑過此一番後疑漸漸釋以至融會貫通都無可疑方始是學又曰聖人之不憤不啟須是教之疑到無可解釋處方始與說彼便通透并從前所疑慮處亦每因此觸發益工夫都在許多思慮不透處也　按此條見外書時氏本拾遺列遺書誤

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曰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語顧語未必信耳

物怪如石言于晉之類神姦如伯有為厲之類孟

子所謂知性知天學至於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諭亦不待語而後知謂呂紫本並作論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為異端所刼進進不已則物怪不須辯異端不必攻不逾期年吾道勝矣期音基諸公所論如孔孟之言是也問橫渠此書先生提出守之不失一句何也朱子曰且當守此定者如孔子言精氣為物遊魂為變與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敬鬼神而遠之等語皆是定者其他如有為厲之類則其變也若欲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則學為疑撓智為物昏交來無間卒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問去

聲文集下同疑謂為異端之說所感也物即指物怪神姦而言疑撓物昏謂為疑所撓物所昏也

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言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為己任不以苟知為得必以了悟為聞因有是說說見論語此引子貢之言而釋之以見其所謂不可得聞者如此如夫子一貫之言門人皆與聞也而唯曾子能以忠恕明之則曾子得聞他人不可得而聞矣又如孔門問仁者多矣而唯顏淵仲弓請事斯語則二子得聞他人不可得而聞矣非此類觀之可見以仁為己任者非有以知之明而信之篤者不能也故必了悟而後可以為聞不然則口耳之末而已濟得甚事

按此條今見語錄

義理之學亦須深沈方有造非淺易輕浮

之可得也沈一本作玩易音異朱子曰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深處看方有得若只見皮膚便有差錯李氏曰學問須深潛縝密然後蹊徑不差釋氏所謂一超直入如來地其失處正坐此不可不辨

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麤至如顏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麤麤經傳通作粗朱子曰顏子比之衆人純粹比之孔子便粗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他細膩如此然猶有此不善處便是粗伊川說未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便是過一段甚好又曰聖人言語膚淺合縫滴水不漏如言以德報怨一言興邦之類無不子細孟子說得便粗如今之樂猶古之樂公劉太王好貨好色之類故横渠說孟子比聖人自是麤

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益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下上坎為習坎

卦當重險而彖辭曰維心亨朱子曰文如應事接物之類皆是但以事理切磨講究自是心亨如讀書每思索不通處處窒礙而其間須有一路可通只此便是許多艱難險阻習之可以求通通處便是亨也又曰理會道理到衆說紛然處却好定着精神看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

舊見凡舊人之見與自已舊時之所見皆是學者于舊見有未安安若更苦用思索費力愈多而于本文之意轉加蒙晦故當一切濯而去之但就經文虛心涵泳令其本意了然心目之間無少差誤然後回視舊所見處自有以見其得失之所在而豁然無復窒礙矣 按葉氏謂此條及焞到問為學之方一條乃總論致知泉州本盤卷末為非是因定从舊本而添入心中有所開數語然則此條惟有此二語心中有所開以下則葉氏所添入也今據宋本及楊氏本正之朱子曰學者觀書病在只要向前不肯退步看愈向前愈看得不分曉不若

退步却看得審大槩病在執著不肯放下一是主私意一是舊有先入之說雖欲擺脫亦被他自來相尋横渠謂濯去舊見以來新意甚好

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辯乃為善學也若告子則到說不得處遂已更不復求復扶又反　孟子說

葉氏曰以上總論致知之方以下乃專論求之于書者　愚按横渠學問于苦心極力中得來故往往于難著力處不肯放過如所云到峭峻之處要剛決果敢以進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此又云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辯皆是如此蓋此關一過乃可深造自得耳　以上並横渠語

伊川先生曰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遺書下同　文義文之義也

學者要自得

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徑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立得下別本無一字　周伯溫見程子而程子語之以此問門庭豈容各立朱子曰此說讀六經只要從師講問識得如何下工夫便是立得門庭卻歸去依此實下工夫便是歸而求之

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謂也易音異砥諸氏反孟子引詩作底　理只是人理言只是人人所共具之理也甚分明言易見也詩小雅大東之篇　朱子曰學者讀書只除卻自已私意逐字逐句平心體會久久自然有得

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按遺書程子因上文所言而及隨象君子嚮晦入宴

息之說以謂解者多作遵養時晦之晦或問作甚晦字曰此只是隨時之大者嚮晦則宴息也更別有甚義故或人疑以為淺近也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強如字教平聲鑿穿鑿也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顛與改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揚子名雄字子雲為漢光祿卿聖人之言遠如天二語見法言五百篇此又以見聖人之言雖極淺近處卻自包含無窮固不必鑿之教深遠也如夫子告子路修己以敬而極其至堯舜有所不能盡語樊遲以愛人知人而極其至舜與湯治天下之道有所不能外程子所謂他人之語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惟聖人之言則遠近皆盡非此類可見學者不泥文義者又

全背却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泥文義上宋本有必字遺書無如子濯孺子為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他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將去聲萬上揚本無如字二段皆以申明上文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之意若此之學徒費心力朱子曰讀書專留意小處失其本領所在最不可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葉氏曰充

實之美在已詩之美在人故曰不同　朱子曰如楊子于仁也柔于義也剛到易又以剛配仁以柔配義孟子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以成已為仁成物為知此等須各隨本文意看便自不相礙薛敬軒曰古人文字以數千年傳寫豈無一字磨錯必欲字字釋其義難矣朱子謂釋其可通者闕其不可通者又不可以不知也　按此條横渠易說語録中並有之但詩之美上多一言字美下多輕重二字　問瑩中

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　瑩中陳氏名瓘宋南劍州沙縣人神宗朝進士為諫官後謚忠肅文中子王氏名通字仲淹隋末不仕教授于河汾其弟凝子福郊福畤叙其議論增益為書名曰中說終日乾乾易乾卦九三爻辭文中子以為學易之道無過于此而以之荅繁師玄之問者也見中說周公

篇此語最盡以下乃瑩中贊文中子之言

先生曰凡說經義如只管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夫終日乾乾未盡得易據此一句只做得九三使若謂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道漸漸推去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

自然上宋本有則字楊同乾乾是不已至自然是盡所以申明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之意只是理不如此所以結終日乾乾未盡得易數句之意　朱子曰嘗見學者說詩問他關雎篇于其訓詁名物都求曉便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因言此八字更添思無邪三字便了却一部毛詩其他三百篇皆成渣滓矣沈元用問和靖易傳何處切要尹氏舉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八字李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語若學者未曾仔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

豈不誤他悠閒之疎然自此讀書愈加詳細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如此這裏須是自見得道之體體字猶云體質與體用體字別能自見得則無時無處而非道體之所在也　朱子曰道本無體但因此可以見道之體耳又曰天下之物皆道之體只是水上較親切易見　張繹曰此便是無窮先生曰固是道無窮然怎生一箇無窮便道了得他道並去聲　道言也朱子曰固是無窮須見得所以無窮處始得又曰只為張氏道得不親切故云然　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須是未讀詩時不達於政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

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須是未讀詩時如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說並見論語馮厚齋曰讀書必明其理明理必達之用讀書不明其理記誦之末學也明理不達之用章句之腐儒也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來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朱子曰讀了依舊是這箇人益因不曾得他裡面意思書自是書與自己身心無干又曰如口裏讀思與邪心裏却胡思亂想此便是不曾讀又如書說九德禮說九容處皆是

凡看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如何作為乃有益以上並伊川語

武以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為問而先生以此語之也葉氏曰凡觀聖賢治效遲速淺深之殊要必究其規模之畧施為之方乃于己有益此看文字之法也朱子曰如古人謂三十年制國用則有九年之食至孔疏則推測那三十年果可以有九年食處料得七年一世百年之類亦如此

凡解經不同無害但緊要處不可不同耳外書下同緊要處如道體之大求道之方學術之邪正得失係焉故不可不同

焞初到問為學之方先生曰公要知為學須是讀書書不必多看要知其約多看而不知其約書肆耳焞他昆反　焞尹和靖先生名也楊子法言云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朱子曰如今日看得一板且看半板將那精力來更看前半板直須看得古人意思出方為知其約也順緣少時

讀書貪多如今多忘了須是將聖人言語玩味入心記著然後力去行之自有所得

少去聲　玩味聖人言語不能力去行之雖讀盡古人之書入心記著終身不忘總與自家身心無干然不能玩味聖人言語入心記著則雖有所為亦私意苟且而已胡敬齋曰讀書一邊讀一邊便要去做得一兩處到身上來然後諸處亦漸湊得來久則盡湊得到身上來始為不枉用功耳　朱子曰古人書皆用竹簡除非大段有力人方做得黃霸在獄中從夏侯勝受尚書凡再踰冬而後傳蓋古人無本子除非首尾熟背得方得東坡作李氏藏書記此時書猶自難得晁以道嘗欲得公穀傳遍求無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書皆有印本寫亦厭煩所以讀書苟簡　葉氏曰以上總論讀書之法以下乃分論讀書之法愚按今本外書無此條

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

其他莫如語孟遺書下同　唐棣初見先生問初學如何而先生答之以此朱子曰先讀大學可見古人為學首末次第就此立定架子然後以他書填補教著實蓋他書皆雜說在裏許通得大學後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誠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又曰不先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語孟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歸趣然後來如西山真氏大學衍義便是朱子所謂就大學立定架子以他書填補教著實者也其所以不及治國平天下者以前此致知格物中于治平實政已都講明故此只須舉而措之不消史出也又人君所患在無修身齊家以上工夫如果能窮理正心以齊其家不患不行先王之道也故真氏獨詳齊家以上者以此

學者須先讀語孟窮得語孟自有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語孟如丈尺

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須先遺書作先須省所井反度待洛反此因門人問聖人之經旨如何窮得而以此告之也朱子曰先讀語孟然後觀他書則如明鏡在此而妍媸不可逃不然則胸中無一箇權衡多為所惑

讀論語者但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己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周伯溫問學者如何可以有所得而程子告之以此甚生猶怎生也洛中語陳定宇曰謂愚者明柔者強生出好氣質也亦通朱子曰孔門問答曾子聞得底話顏子未必與聞今卻合在論語一書後世學者豈不幸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

凡看語孟且須熟玩味將聖人之言語

切已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已終身儘多也儘子忍反古通用盡　玩味方得聖人意思切已則於身心有益儘猶極也足也朱子曰切已就日用常行中著衣吃飯事親從兄盡是學問　輔慶源曰切已體察則一日當有一日之功若欲只做一場話說則是口耳之學矣王伯厚曰呂成公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終身無暴怒袁絜齋見象山讀康誥有感悟反已切責若無所容前輩切已省察如此

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好去聲　朱子曰有得一二句喜者此一二句喜處便是入頭處從此著實理會去將久自解條然悟時聖賢格言自是句句好學者

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陳定宇曰語孟既治學正識精由是而治六經根本正而易為力矣非謂真可不必治而自明也

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朱子曰此段程子說讀書最為親切今人只用不曾求聖賢之意纔拈得些小便把自己意硬放入裏面所以行言未得以以知言以愈求而愈遠也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朱子曰平其心只是放教虛平易其氣只是放教寬慢闕其疑只是莫去穿鑿今人多要硬捉教住如何得　以上並伊川語

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朱子曰知道是方理會得為人之道從此實下工夫更有多少事但到此地所見不差真有廣居可居正位可立大道可行向上自然有進步處耳

論語孟子只剩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某始作此二書文字既而思之又似剩只有些先儒錯會處却待與整理過剩時正反些思計反外書下同吳氏曰剩餘也猶言多也慮心涵泳多讀而玩味之則覺得聖賢言語意味深長若只以語言解著恐于聖賢言外之意不能包括無遺也所以意便不足

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伊川曰固是好然若有得終不浹洽蓋

吾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從空寂去朱子曰此程子荅呂晉伯問後來晉伯終身坐此病說得孤單入禪學去學者讀書須逐一去理會使周匝通貫無些窒礙方有進益 輔慶源曰人纔只將二書緊要處看便只是要求近功速效與天理已不相似所謂固是好者蓋姑取其向學求道之意耳正使其有近功速效亦必至于偏枯蹇澁豈復有優游厭飫貫通浹洽之意

興於詩者吟咏性情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與點之氣象本註又曰興於詩是興起人善意汪洋浩大皆是此意性情宋本作情性點下一本有也字又曰興於詩下葉本大字無本註字 朱子曰善可為法惡可為戒則他經皆然獨以為興於詩者以詩自有感發人處故也今讀之無所感發者正是為諸儒註解局定興起人善意不得

游氏曰興起善意如觀天保之詩則君臣之義修矣觀棠棣之詩則兄弟之愛篤矣觀伐木之詩則朋友之交親矣觀關雎鵲巢之詩則夫婦之經正矣晉王裒有至性而弟子至於廢講蓼莪則詩之興發善心於此可見矣　鄭漁仲曰詩自齊魯毛韓四家各為序訓而以說相高漢又立之學宫以義理相授遂使聲歌之學日微曹操平劉表得漢雅樂郎杜夔夔老矣久不肄習所得於三百篇者惟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而已餘聲不傳太和末又失其三左延年所得惟鹿鳴一篇每正旦大會太尉奉壁羣臣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至晉而鹿鳴一篇又無傳矣又曰得詩而得聲者三百篇則繫于風雅頌得詩而不得聲者置之謂之逸詩如河水祈招之類無所繫也朱子曰古人作詩只是說他心下所存事說出來人便將他詩來歌其聲之清濁長短各依他詩之語言却將律來調和其聲今人却先安排下腔調然後作語言去合那腔子却是永依聲也豈不是

倒了古人是以樂去就他詩後世是以詩去就他樂如何解興起得人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於正也曾音層行去聲　瞻彼日月八句詩衛風雄雉篇之辭蓋明道嘗誦之以教學者而謝氏特引之以見明道善言詩之意思之切者發乎情也歸于正者止乎禮義也慶源輔氏曰思之切而不歸於正便入哀傷淫佚去也何氏子恭曰謝詩之法須掃蕩胸次淨盡然後吟哦上下諷咏從容使人感發方為有益

又曰伯淳常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

轉却一兩字點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又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此條宋本及楊本與上分為二但按此以又云字起恐不得另作一條今姑從近本併之點平聲末句又曰之又諸本及外書並作石今據上蔡語錄改正然按謝錄中曾恬天隱所記有石問孟子盡心知性一條疑石係人名不書姓或即謝氏之子敏而游定夫撰謝氏墓誌已亡不可考矣　點掇地宋時方言點點綴掇拈取地俗語助也陳氏曰烝民詩四句孔子只就中添四字滄浪之歌只換兩斯字曾不辭費而意味無窮明道說詩正得此意薛敬軒曰觀朱子詩傳只轉一兩字點掇念過蓋得明道言詩意也王伯厚曰魏太子擊好晨風而慈父感悟周磐誦汝墳卒章而為親從仕王裒讀蓼莪而三復流涕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可謂興於詩矣李𦙶和伯自言吾于詩甫田悟進學衡門識處世此可為學詩之法故備錄之

明道先生曰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價長張丈反格下近本或無價字　朱子曰讀詩必如三復白圭方始有味明敏人不如此看亦無所補至鈍人能如此看亦隨淺深而有所見也不以文害辭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辭詩為解一字不行卻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自是作文當如此為去聲　詩大雅文王篇曰有周不顯葉氏曰言周家豈不顯乎尚直謂之不顯則是以文害辭

伊川先生曰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遺書下同　朱子曰唐虞三代事浩大淵遠何處測度不若求聖人之心如湯誓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熟

讀豈不見湯之心

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孟子其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粗一衮說了今人語道多說高便遺却卑說本便遺却末真西山曰中庸始言天命之性終言無聲無臭宜若高妙矣然曰戒慎曰恐懼曰謹獨曰篤恭則皆示人以用力之方蓋必戒懼謹獨而後能全夫性之善必能篤恭而後造無聲無臭之妙未嘗使人馳心窈冥而不盡其實者也

伊川先生易傳序曰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傳直戀反下此傳所傳同 易乾鑿度孔子曰易者變易也不易也鄭玄曰易一言而函三義簡易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朱子曰易有交易有變易交易是陽交于陰陰交于陽是卦圖上底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云云者是也變易是陽變陰陰變陽老陽變為少陰

老陰變為少陽此是占筮之法如晝夜寒暑屈伸往來者是也或問易即道也何以言變易以從道朱子曰易之所以變易固皆理之當然聖人作易因象明理教人以變易從道之方耳如乾初則潛二則見之類是也又曰程子以易為人事之書故云然

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此一節言聖人作易之大旨也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而忘之而宋本作以湮伊真反沿夷然反此

一節言後人失易之旨而傳之所以不可不作也沿循也流即下文所謂辭也源即下文所謂意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長張丈反　易有聖人之道五句見易繫辭上傳張南軒曰指其所之者易之辭也以言者尚之則言無不當矣化而裁之者易之變也以動者尚之則動無不時矣象其物宜者易之象也制器者尚之則可以盡創物之智極數知來者易之占也卜筮者尚之則可以窮先知之神問辭占是一類變象是一類所以下文至精合辭占說至變合變象說朱子曰然占與辭是一類者曉得辭方能知得占變是事之始象是事之已形者故亦是一

類也此以下言學易者當於其辭求之而其意可得也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居則觀其象二句見易繫辭上傳蔡節齋曰觀象玩辭學易也觀變玩占用易也學易則無所不盡其理用易則惟盡乎一爻之用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間去聲朱子曰自理而觀則理為體象為用而理中有象是一源也自象而觀則象為顯理為微而象中有理是無間也言理則先體而後用蓋舉體而用之理已具言事則先顯而後微蓋即事而理之體可見觀會通句見易繫辭上傳會以理之所聚而言通以事之所宜而言眾理會處便有許

多難易窒礙必于其中得其通處乃可行耳典禮者典常之禮　按尹和靖受易傳序歸伏讀數日後見伊川伊川問所見和靖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二語似太洩露天機也伊川曰汝看得如此甚善某亦不得已而言之耳蓋伊川易傳只就用之顯然者言之而其本體之精微處即在其中頗恐學者之習而不察也故著此二語程子示人之意可謂深且切矣然延平李氏以為須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見得此語之切要學者不可以不知也　又

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易音異　文集下同　朱子曰求言必自近乃程子吃緊為人處學者深味此意就眼前切近處潛思默契皆自有高深遠大而不可窮者矣　王伯厚曰馮當可謂王輔嗣溺於虛無而易與人事疏伊川專于治亂而易與天

道遠又謂近有伊川然後易與世故通而王氏之說為可厭然伊川往往捨畫求易故時有不合又不會通一卦之體以觀其全每求之文辭離散之間故其悞十猶五六

伊川先生答張閎中書曰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耳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謂義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本註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既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易傳之傳直戀反覬音冀則非上葉本無謂義起於數五字今從文集及諸本增而知之而葉本作以見

音現　張閎中見伊洛淵源錄云不詳其名字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張閎中以書問先生且曰易之義本起于數故程子以此答之其後先生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云然按史又謂焞至閎得程氏易傳十卦於其門人呂稽中又得全本于其壻邢純拜而受之則又似非程子親授者又按楊中立易傳跋云伊川先生著易傳方草具未及成書而先生得疾將啟手足以其書授門人張繹未幾繹卒故其書散亡學者所傳無善本政和初予友謝顯道得其書于京師示予錯亂重複幾不可讀東歸待次毘陵乃始校定去其重複踰年而始完據此則程子臨終時但以授繹未嘗授尹氏與史傳之言頗合則淵源錄所言或傳聞之誤　朱子曰程子說易得其理則象數在其中固是如此然泝流以觀却須先見象數的當下落方說得理不走作不然事無實證則虛理易差也

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

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隱微象之難見者也毫忽數之難知者也孫子算術蠶所吐絲為忽十忽為秒十秒為毫言細微之至也術家如京房郭璞之類是也

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易傳下同夬九二象傳方猶術也朱子曰如乾卦雖云大通然初九潛龍勿用上九亢龍有悔此等處最是易之大義易大抵於盛滿時致戒蓋陽氣正長必有消退之漸自是時勢如此錢純老曰下繫謂六爻相雜惟其時物言惟其時之不同而其事物亦異如乾之取龍一物也或潛或見或躍或飛之不同者時也如漸之取鴻亦一物也而于干於磐于陸于木之不同者亦時也朱子曰下繫謂乾至健而知險坤至順而知阻險是上視下見下之險故不敢行阻是下視上為上所阻故不敢進蓋易要人知進退存亡之道若有險阻而冒昧前進是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豈易之道耶他卦皆然如需卦之類

可見愚謂自卦言否泰剥復之類自文言潛見飛躍之類大畜初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五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大畜九二象傳葉氏曰乾下艮上為大畜初與二雖剛健而不足以進者以畜之時不利于進又俱位乎下勢自不能進也四與五雖陰柔而能止者以畜之時在于止又位據乎上勢自足以為止也　呂氏曰康節謂孟子雖不言易然如說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及禹稷顏子易地皆然之類非精於易道者未可與語于此

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為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為過中常重於正也蓋中則不違於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九二六五可

見當並去聲　震六五傳朱子曰程子謂中重于正固也然須以正為先如人為一事必先剖決是非邪正而後就是與正處斟酌一與過不及之理所謂中也若不能先見正處又何中之可言乎又曰如君子而時中則是中與不正若君子有時而不中卻正未必中蓋正是骨子好了而所作事未有恰好處故正未必中也又如飢渴飲食是正若過了些便非中節中處乃中也責善正也然父子之間不責善則是正不必中也蔡虛齋曰宋敷文閣直學士李椿有云易以九居五六居二為當位而辭多凶六居五九居二為不當位而辭多吉者蓋君以剛健為體而虛中為用臣以柔順為體而剛中為用君誠以虛中行其剛健臣誠以剛中守其柔順則上下交而其志同矣實易文之通例楊泳齋曰九居二六居五雖非正也而各得其中則為剛柔之相濟故多得其吉焉然訟之九二而患至掇井之九二而甕敝漏豫之六五而貞疾離之六五而出涕是又當以其時而

言之胡敬齋曰卦文固以中正為善又必有正應方可有為蓋中正則才德不偏有正應則君臣相遇方可以成天下之治

問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先生云亦不妨只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做儲貳使九四近君便作儲貳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執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也也近本俱作了遺書下同

朱子曰伊川此說極好然其所作易傳却不免是三百八十四爻止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用也又曰天下之理若正言之則止作一事用唯以象言則當卜筮時隨他甚事都應得如泰之初九若正說引賢進用便只是引賢進用惟以拔茅茹之象言之則其他類此者皆可應也按宋志胡氏有易解十卷又曰義十卷繫辭說卦

三卷今唯口義存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以上並伊川語厚德載物坤象傳本文作坤厚載物問程傳將三百八十四爻作人說恐道未盡否朱子曰也得但不可執定作人說有以事言者有以時言者有以位言者以吉凶言之則為事以初終言之則為時以高下言之則為位隨所值而看皆通所謂易不可為典要也又曰太祖一日問王昭素曰乾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常人何可占得此卦昭素曰何害若臣等占得則陛下是飛龍在天臣

等利見大人此說得最好此易之用所以不窮也蔡虛齋曰乾卦卦辭只是要人如乾坤卦卦辭只是要人如坤至如蒙蠱等卦則又須反其義此有隨時而順之者有隨時而制之者易道只是時時則有此二義在學者細察之

易中只是言反覆往來上下　明道語外卦曰上曰往內卦曰下曰來故泰曰小往大來否曰大往小來咸曰柔上而剛下恒曰剛上而柔下睽曰火動而上澤動而下又卦變亦有自其卦來之說如朱子本義泰自歸妹來六往居四九來居三否自漸來九往居四六來居三蠱自賁來者初上二下自井來者五上上下之類反覆者即往來上下之反覆也如乾下坤上小往大來而為泰坤下乾上大往小來而為否之類是也然則六十四卦無一卦無往來上下即無一卦非往來上下之反覆也但其中如乾坤坎離大過頤中孚小過八卦反覆觀之止成一卦餘五十六卦反覆觀之遂成兩卦耳朱子曰乾坤坎

離大過頤中孚小過八卦為正對其餘五十六卦皆反對正對不變故反覆覯之止成八卦反對者皆變故反覆覯之共二十八卦

作易自天地幽明至於昆蟲草木微物無不合昆公魂反又如字外書下同 昆同蜫蟲總名鄭康成曰昆明也凡蟲得陽而生得陰而藏故謂之昆蟲高氏曰亘古亘今塞天塞地只是一生機流行所謂易也又曰知易者一草一木一禽一獸皆卦也靜覯真有趣耳

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若念得不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減一德亦不覺少譬如不識此几子若減一隻脚亦不知是少若添一隻亦不知是多若識則自添減不得也游定

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揀通作簡陰陽不測句見易繫辭上傳揀選擇也朱子曰揀難底問自當不答且使之熟讀聖賢明白切實之言就已分上依次第做工夫方有益又曰亦有泛然之問畧不經思索答之未竟而遽已更端者若隨其所問率然答之非惟於彼無益而答之者亦不中語默之節矣

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究程子恐學者拘守傳說不復體究故云然非謂于此外別有要妙而欲學者自得之也尹氏曰先生自涪陵歸易傳已成未嘗示人門弟子請益有及易書者方命小奴取書篋以出身自發之以示門弟子非所請不敢多閱門弟子請問易傳事雖有一字之疑先生必再三喻之蓋其潛心甚久未嘗容易下一字

伊川先生春秋傳

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劉質夫傳春秋程子以為不盡本意故欲更為之而書未及竟莊公後解釋多殘缺今見經說中序文則崇寧二年作也或問伊川春秋傳朱子曰中間有說得極好處如說滕子來朝以為滕本侯爵服屬於魯自貶降而以子禮見魯則貢賦少力易供揑沙隨之說亦然如難理會處他亦不為決然之論二帝而上賢聖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上上聲　隨時有作謂隨其時而有所制作也天謂氣化也朱子曰先天謂天時未至而妄以私意先之如耕穫菑畬之類與文言傳之先天不同暨乎三王迭興

三重既備乎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三重說見中庸程子本鄭氏說謂三重為三王之禮與朱子章句不同人道備承忠質文更尚而言天運周承子丑寅建正而言　朱子曰三重諸說不同雖程子亦因鄭注然于文義皆不通唯呂氏之說為得今中庸章句因之　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秦以亥月為正自謂水德欲以勝周也漢專以智力持世故禮文制度悉襲秦舊無復三代之遺風也　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

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胡敬齋曰春秋乃孔子因當世之事一一處置從天理上去堯舜三代之道具見于此又曰讀春秋便見得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長是長幼是幼夫婦朋友中國夷狄截然分明而各止其所其于天道人事無不明備故曰為百王大法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與音預游夏不能贊一辭見史記孔子世家問此謂顏淵嘗聞春秋大法何也朱子曰不是孔子將春秋大法向顏子說蓋三代

制作極備矣不可復作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王之大法其作春秋善者則取之惡者則誅之要亦明聖王之大法而已故伊川引以為據又曰四代之禮樂經世之大法也春秋之書亦經世之大法也然四代之禮樂是以善者為法春秋之書是以惡者為戒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呂氏曰春秋固是褒善貶惡然中如朝聘郊禘蒐狩卒葬包舉許多典章制度在則所謂經世之大法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

衡揆道之模範也易音異朱子曰所謂大義易見者如書會盟侵伐不過見諸侯擅興自肆耳書郊禘不過見魯僭禮耳至如三卜四卜牛傷牛死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不郊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書仲遂卒猶繹是不必繹而猶繹也如此等義却自分明又曰如書即位者是魯君行即位之禮不書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禮若桓公之書即位則是桓公自正其即位之禮耳又如王人子突救衛自是衛當救當時有子突救之孔子因存他名字今諸公解王人本不書字因其救衛故書字聖人之意不解恁細碎又曰蘇子由解春秋謂其從赴告亦是既書鄭伯突又書鄭世子忽據史文而書耳定哀之時聖人親見據實而書隱桓之世時既遠史冊亦有簡畧處夫子但據史冊寫出耳問孔子于五霸豈非時措從宜曰是但其予之中使有奪底意思

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

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夫音扶　優游涵泳二句見須於逐事逐義而求之正所謂觀百物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而知作室之用者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緼奥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夫音扶　文集非子曰德非禹湯亦可以法

三王之治如是則無本者亦可以措之治乎語有欠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下五經之有春秋一條遺書在

春秋聖人之用下分註細書有一本此下云五字史記自序聞之董生曰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索隱云見春秋緯王伯厚曰緯書起哀平間董生時未有之蓋為緯書者述此語耳

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遺書下同

事事各求異義者如胡氏謂書晉侯為以常情待晉襄書秦人為以王事責秦穆之類　朱子曰

當時史書掌于史官想人不得見夫子取而筆削之欲使人見得當時治亂興衰非是于一字定襃貶蓋初間王政不行天下都無統屬及五霸出而扶持方有統屬到後來五霸又衰如溴梁之盟大夫亦出與諸侯之會自是差異不好孔子據事直書好惡自易見若云去其爵與其爵賞其功罰其罪孔子亦與奪賞罰不得春秋所書本據魯史舊文筆削而成若欲如此推説須是得魯史舊文參較筆削異同然後可見而亦豈復可得也

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此條遺書載在前條聖人之用下細字上有一本此下云五字

斷例者按周禮士師掌士之八成鄭司農謂若今時決事比蓋取其行事之成者以為品式即今之斷例也范蜀公曰律之例有八以准皆各其及即若若春秋之凡愚按今律亦然或論春秋多有變例

所以前後書法不同朱子曰聖人作春秋欲褒善貶惡示萬世不易之法今同此一字而於此用以誅人於彼又忽用以賞人使天下後世求之而莫識其意則是後世舞文弄法者之所為也曾謂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乎

伊川先生曰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理但他經論其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為要見音現但上宋本無理字遺書同較著猶漢書孔光傳所謂較然甚明也顏師古曰較音角明貌嘗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得箇義理方可看春秋所以先讀語孟更讀一經者欲使之識義理也春秋以何為準無如

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為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為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為中胼蒲眠反胝章移反　此承上文先識得箇義理之意而言其所以識之道也胼胝皮堅也史記禹手足胼胝閉戶見孟子　問閉戶不出如有親戚兄弟在其中豈可一例不救朱子曰事亦須量大小若小有鬬毆救之不妨如兵戈殺人之事亦只得閉門不管而已權之為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為權義也時也只是說得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秤丑正反古通用稱錘直追反　時字遺書本作然連下也只是作一句讀語類時舉述此以問與遺書同今當從之　此節承上權字之

意而申明之秤衡俗名錘權俗名義者謂事物之所當然義以上者則其所以當然之故也在人自看如何謂學者功深力到反求之身而自得之非可以言語形容也　問權便是義否朱子曰權是用此義者問中便是時措之宜否曰以義權之而後得中義似秤權是以此秤去稱量中是物得其平處又曰權是于精微曲折處曲盡其宜所以說中之所貴者權

春秋傳為案經為斷　本註程子又云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黃聱隅問某如何看某答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　黃聱隅名晞字景微建安人少通經眾書數十卷學者多從之自號聱隅子樞密使韓魏公薦以為太學助教某年二十以下乃唐棣問春秋如何看而先生答之也　朱子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義理公穀不曾見國史考事甚疏然義理却精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迹須要識其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要識下宋本與其字帝下葉呂本與一字　理謂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所以然也　如要識得須先講明道義所在庶不流為功利之學　愚按全史資鈍者不能盡看如司馬公通鑑馬氏文獻通考二書千百年治亂興衰典章制度之得失具在其中宋以前散見諸史中究心甚難今彼二公編輯條理分明如此不有何名為讀書人士不通今古而有足用者未之前聞也

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

成者便以為是敗者便以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朱子曰讀史亦易見作史者意思後面成敗處他都說得意在前面如陳蕃殺宦官但讀前面許多疎脫都可見也甘露事亦然

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几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先生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外書范祖禹字淳夫為溫公通鑑局編修官分掌唐史以其所自得者著成此書按外書又曰范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為唐鑑盡用先生之說先生謂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朱子曰唐鑑亦有緩而不精確處如言租庸調及楊炎二稅法說得都無收煞只云在于

得人不在於法法亦豈可尚若蕃范代見熙寧間變更故有激而言要之只郁有激便不平正又一段論太宗本原亦未盡太宗行處儘好只為本領不是與三代更別張氏曰唐鑑視胡氏春秋傳更覺簡要學者能讀唐鑑方可以治史　按此條張氏客語時氏本拾遺並有之但時氏本少元祐中三字以上並伊川語

橫渠先生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蘊今欲安置一物猶求審處況聖人之於易其間雖無極至精義大槩皆有意思觀聖人之書須遍布細密如是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橫渠易說　序卦易十傳之一也以韓康伯註有序卦非易之蘊之說故特辨之朱子曰以序卦為非聖人之精則可謂非易之蘊則不可周子分精與蘊字甚分明序卦却事事夾雜都有在內正是易之蘊須

是自一箇生出來以至於無窮方是精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也

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盡其規模至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心如是之大必不能得也釋氏錙銖天地可謂至大然不嘗為大則為事不得若界之一錢則必亂矣

界音祕　不得此心謂不得襟懷之洪大也釋氏之所謂大者只是言論曠蕩未嘗身自為之所以為事不得　朱子曰冢宰內自王之飲食衣服外至五官庶事自大至小自本至末千頭萬緒若不是大其心者區處應副事到面前便且區處不下況於先事措置思患預防是著多少精神所以記得此復忘彼佛氏將此心置在無用處纔動步便跌脫所以吾儒貴窮理須事事物物理會過也陳

君舉曰冢宰一職惟制御天子身畔之人一則環衛之人二則供奉飲膳酒漿之人三則出納財賄之人四則宮中使令之人蓋以此等與天子褻狎或用內官或用女奚他卿不能誰何所以冢宰盡制御之秦漢以環衛之人分入光祿勲衛尉以供奉之人分入少府以出納財用之人分入司農而宮中出入侍奉使令之人分與大長秋是冢宰之職分為三四矣

又曰太宰之職難看蓋無許大心胸包羅記得此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其他五官便易看止一職也復扶又反易音異

語錄下同

朱子曰五官止一職易看固然然其中亦有難理會者如主客行人之官當屬春官却掌於司寇土地疆域之事當屬司徒却掌于司馬蓋以諸侯朝覲會同之禮既畢則降而肉袒請刑司寇主刑

所以賓客屬之有威懷諸侯之意諸侯有罪則六師移之所以土地封疆屬之及官陳君舉乃謂互相檢制之道過矣又曰周禮一書廣大精微周家法度在焉後入皆以周禮非聖人之書其間細碎處雖可疑其大體直是非聖人做不得胡五峯以為天官冢宰不當治宫闈燕私事蓋彼但見後世宰相請託宫闈交結近習以為不可殊不知此正人君治國平天下之本豈可以後世之弊而并廢聖人之良法美意耶李泰伯周禮論甚好如說宰相掌人主飲食男女事與其意正合至若所謂女祝掌凡内禱祀禬禳之事使後世有此官則巫蠱之事安從有哉王伯厚曰嬪御奄侍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貨賄皆領于冢宰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皆領於宗伯此周公相成王格心輔德之法周之興也滕侯為卜正呂伋為虎賁氏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左右攜僕庶常吉士及其衰也昏椓靡共婦寺階亂膳夫内史趣馬師氏締交於嬖寵瑣瑣姻婭私人之子竊位於

王朝至秦而大臣不得議近臣矣至漢而中朝得以紏外朝矣至唐而北司是信南司無用矣由周公之典廢也間有詰責幸臣如申屠嘉奏劾常侍如楊秉宮中府中為一體如諸葛武侯可謂知宰相之職者唐太宗責房玄齡以北門營繕何預君事宣善讀周禮者哉我朝趙普於一薰籠之進亦制以有司之法李沆於後宮之立奏以臣沆不可越鼎於內苑移竹責宦者罷其役庶幾古大臣之風矣五峯乃謂周公不當治成王燕私之事殆未之思也又曰李太伯云內宰用大夫士世婦每宮卿二人皆分命賢臣以參檢內事漢世皇后詹事以二千石為之猶有成周遺意

古人能知詩者惟孟子為其以意逆志也夫詩人之志至平易不必為艱險求之今以艱險求詩則已喪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 本註詩人之情性

温厚平易老成本平地上道着言語今須以崎嶇求之先其心已狹隘了則無由見得詩人之情本樂易只為時事拂着他樂易之性故以詩道其志為其只為之為並去聲易並音異崄虛檢反通作險喪去聲崎音奇嶇豈俱反樂音洛詩人之情性下葉本大字無本註字逆迎也方言自關而東曰逆自關而西曰迎溫厚平易老成皆言詩人之情性也平地上道着言語見其非有崎嶇也道言也時事或美或惡有所感動而詩作焉拂動也朱子曰以意逆志者逆如迎待之意若未得其志只得待之如需於酒食之義後人讀書便要去捉將志來以至束縛之又曰某所着詩傳盖推尋其脈理以平易求之不敢用一毫私意輔氏曰溫厚平易老成說盡詩人情性溫厚謂和而不流怨而不怒平易謂所言皆眼前事老成謂

憂深思遠達於人情事物之變此等
意思惟平心易氣以迎之則有可得

尚書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無難也問他書亦須大心胸方讀得如何張子只說尚書朱子曰他書却有次第且如大學自格物致知以至平天下有多少節次尚書只合下便大如堯典自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至黎民於變時雍展開是大小大分命羲和定四時成歲便是心中包一箇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底天方見得恁地若不得一箇大底心胸如何看得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此以見讀書非徒窮理之事實亦養心之要也朱子曰讀書因收心之一助然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為

事所動則是心之存時常少放時常多也學者當務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庶幾無時不存矣

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易音異　承上文讀書而言其所以讀之法也朱子曰讀書須反復研究直待不思索時此意常在心胸之間驅遣不去方為有功又曰李先生常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間却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

所以觀書者釋已之疑明已之未達每見每知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此又以其驗處言之　按葉呂本自書須成誦以下別為一條今據原書及宋本併之

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

又見得別長張丈反別皮列反此即論語溫故知新之意然必于一經理會已到然後再理會一經若徒循環泛涉非根柢務實之學也如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中庸文字輩凡詩書論孟之文皆是必言中庸者蓋古聖賢之書無非發明中庸之道故必於此見之明而後於事事物物之宜無往不當其可以之讀他書亦易為力如前程子所言讀春秋以中庸為準是也句句理會過則觸處洞然無所疑滯自有以見夫不偏不易之道隨在具足無少欠缺融會貫通不拘所讀何書而無往非中庸之道之所在矣游定夫讀西銘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亦此意也

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

其說多鑿治平聲 鄭漁仲曰有未經夫子筆削之春秋有已經夫子筆削之春秋孔穎達曰春秋之名與所經見惟昭公二年晉韓起來聘見魯春秋晉語司馬侯對悼公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悼公使傅其太子楚語申叔時論傅太子之法亦云教之以春秋由此觀之是周之典禮不存惟魯春秋為列國所重皆在夫子未修之前舊有春秋之目乃周公伯禽以來上自天子下至列國無不備載皆周之盛時為先王之典章此杜預所謂周之舊典禮經是也今汲冢瑣語亦有魯春秋記魯獻公十七年事諸如此類皆夫子未生之前未經筆削之春秋惟孟子所謂詩亡然後春秋作此魯史記東遷以後事已經筆削之春秋也然則是書乃從來所有夫子特取而筆削之耳此言在古無有者亦就其修後言之見其取義精與非他人所得與也朱子曰後儒學未至各以己意揣測正橫渠所謂非理明義精而治之故其說多鑿是也惟伊川以為經世之大法得其

首矣然其間極有難體會處不若存取胡文定本與後來看縱未能盡得之然不中不遠矣

心中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間朋友論著則一日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

劄竹洽反著直畧反差初責反別皮列反　劄牋劄也劄記謂以牋劄記之也差較也較畧也　按葉本此條在前第二十一條以來新意下今從宋本及楊本正之心中下一本有苟字朋友之助下葉本無一日間朋友論著則八字　以上並橫渠語

近思錄集註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近思錄集註卷四至六

詳校官中書臣程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錄監生臣田安仁

近思録集註卷四

歸安茅星來撰

存養

存養謂存心養性也此與第五卷皆大學誠意正心修身功夫也而此卷則以涵養於平日者言之凡七十條西山真氏曰大舜十六字開萬世心學之源後之聖賢更相授受雖若不同然大抵教人守道心之正而遏人心之流耳孟子於仁義之心則欲其存而不放本心欲其勿喪赤子之心欲其不失凡此皆所謂守道心之正也易言懲忿窒慾孔子言克己大學言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孟子言寡欲以小體之養為戒以飢渴之害為喻凡此皆所謂遏人心之流也愚謂近思録此卷

所以守道心之正第五

卷所以遏人心之流

或問聖可學乎濂溪先生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通書　朱子曰一即所謂太極靜虛明通即圖之陰靜動直公溥即圖之陽動又曰心纔虛便明明則通理透徹故通通者明之極也心纔直便公公則自無物我之間故溥溥者公之極也靜虛明通精義入神也動直公溥利用安身也又曰靜虛動直便是陰陽明通公溥便是五行　朱子曰此章之旨最為要切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真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矣又曰學者如何得無欲故伊川只說敬字庶幾執捉

定有手處

伊川先生曰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易傳下同　至日冬至之日也關周禮司關註界上之門

朱子曰一陽初復陽氣甚微不可勞動故當安靜以養微陽如人善端方萌正欲靜以養之方能盛大饒雙峯曰動者天地生物之心而安靜者聖人裁成之道則政事云為之間凡可以扶陽抑陰而贊參化育者必將無所不用其至矣　愚按上章言純一為學之要此又以善端發動處言之所以示學者操存省察之要而不可以其微而忽之者也蓋上章以統體言此則又就其切要處言耳

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已及物以養人也頤卦傳上章言安靜以養微陽此又歷示以養之之道見無時無處而不可以養亦無時

無處而可以不養也

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

頤象傳慎言語節飲食象傳語也真氏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功用至博大也而象傳獨以言語飲食為言者蓋必已得其養而後可推以及人故也俞氏曰頤乃口頰之象故取其切於頤者言之充此言語之類則凡號令政教之出於已者皆所當慎而不可悖出充此飲食之類則凡財賦貨稅之入於上者皆所當節而不可悖入　此又就上條中舉其至切要者言之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惟誠而已此處震之道也

震驚百里二句震卦彖傳文也下乃解其意匕以載鼎實升之於俎其形似畢而不兩歧以棘木為之長二尺刊柄與末祭祀之禮先烹牢於

鑊既納之鼎而加冪焉將薦乃舉冪而以匕出之升於俎上鬯秬鬯之酒所以灌地而降神鄭康成鬱人註云鬱鬯者築鬱金煑之以和鬯酒鬯人註云秬鬯不和鬱者則是鬱者草名不和以鬱者則直謂之鬯言其氣調鬯也鄭司農及孔穎達則云鬯是香草愚謂後鄭為是楊氏曰震雷能驚百里而不能失匕鬯於主祭之手者蓋執匕鬯以祭則一敬之外無餘念一鬯之外無餘物當是之時白刃前臨猛虎後迫皆莫之覺故震雷驚百里亦莫之聞誠敬所至而懼有所忘也上二條就處常言此則又就處變時言之

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艮彖辭朱

子曰人之四肢百骸皆能動作惟背不能動止其背是止於所當止之所　據彖傳艮其止止其所也自解得分曉程子謂止於所不見恐如此說費力愚按王弼謂背者無見之物無見則自然靜止程子之說蓋本於此

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無我則止矣不能無我無可止之道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間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

除階除也凡門屏之間曰除朱子曰程子所謂止於所不見者只是非禮勿視聽言動不見其身者蓋外既無非禮之視聽言動則內自不見有私已之欲也不交於物者便是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之意又曰艮其背不獲其身為靜之止行其庭不見其人為動之止總只見道理當如此不見有已亦不見有人也易意

本是如此今從伊川說至不獲其身處便說不來行其庭不見其人愈難通明道答橫渠定性書引其語却不差周子通書之說與伊川同

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於止為无咎也外物不接謂不見其人也內欲不萌謂不見其身也按語類或以外物不接數語為只說得靜時之止而朱子然之蓋接物而當於理欲之動而不失其正固無害其為止也觀彖傳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數語可見

明道先生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遺書下同此為讀書講論者言之蓋古聖賢言語無非身心切實之學若不能操存涵養則無以有之於己而所以講論者亦只古人之說話而已謂於身心無干也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

上去下學而上達也（約約束也朱子曰反復入身來非謂將已縱出者收拾轉來只是知求則心便在也又曰亦非謂只收放心便了蓋收斂得箇根基方可以做工夫若但知收放心不做工夫則如近日江西所說只是守那死物事　朱子曰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至求其放心句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

李顥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曰上葉本有明道字　李顥字端伯緱氏人舉進士第元祐中為秘書省校書郎卒嘗記二先生語一編號師說伊川稱之盤沐浴之盤盂飲器文中子禮樂篇刻於盤盂勒

於几杖是也息謂靜時也有銘有戒統承左右起居二句而言 此一節言古人所以存養之道見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 陸氏曰朱子白鹿洞學規無誠意正心之目而以處事接物易之其發明大學之意最為深切蓋所謂誠意正心者亦就處事接物之際而誠之正之焉耳明乎此而凡陽儒陰釋之學可不待辨而明夫子告顏子克己復禮而以視聽言動實之亦此意

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内是涵養意 此教以無事時存養之法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 朱子曰李先生嘗言心中惡念却易制伏惟閒雜思慮乍往乍來相續不斷難為驅除耳

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

驅逐不暇葢其四面空疏盜固易入無縁作得主定又如虚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葢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曰上葉本有明道二字　朱子曰實指理而言葢以理為主則此心虚明一毫私意着不得如一泓清水有少許沙土便見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以臨事皆勉强而無誠意接賔客語言尚可見況臨大事乎所下諸本並無以字今從遺書增强上聲　邢和叔名恕鄭州陽武人此程子述邢恕之言如此亦不以人廢言也倦以氣而言無誠意以心而言接賔客就其事之最近者言之言語言之

間尚可見其倦與無誠意也

明道先生曰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分音問中去聲　朱子曰全體此心謂此心不為私欲汨沒便是全而體之非更有一心能體此心也此等當以意會又曰此亦只為初學言其大概更須下工夫方到得細密的當止於至善處如龜山却是隨力量恁地下梢便都衮塌也又曰明道所謂全體此心者蓋謂涵養本源以為致知力行之地而已未可說得太深亦不是教人止於此而已也如云聖人千言萬語只要人求其放心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亦此意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明道語　徹上徹下言自始學以至成德皆不外此但有勉强自然之異耳元無二語見無別下工夫處

也朱子曰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緊自行事而言則敬為切朱子曰學者讀書須從自已日用躬行處著力體驗不可有少虧欠處

伊川先生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朱子曰栽如種得一物在此但涵養持守之功繼繼不已是謂栽培深厚如此而優游涵泳於其間則浹洽而有以自得矣苟急迫求之則此心已自躁迫紛亂只是私已而已終不能優游涵泳以達於道也 胡敬齋曰心不可放縱亦不可逼迫故程子以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為存心之法雖借孟子之言其義甚精

明道先生曰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

正也差初加反　朱子曰毋不敬是用功處所謂正心誠意也思無邪思至此自然無邪乃功深力到處所謂心正意誠也又曰學者求無邪思當於正心誠意處著力然不先致知則正心誠意之功無所施而所謂敬者亦不得其道所以應事接物處皆顛倒也故聖人教人必先自致知始　愚按明道所言思無邪當與毋不敬一例看皆在用功處說觀下循而行之諸語可見不必如朱子所分也

今學者敬而不見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見近本俱作自今從遺書及宋本此言敬而不和之病敬則此心常存必有所得不見得者謂不見有所得也若作自字便與下不安犯複矣

恭者私為恭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為自

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此明所以恭而無禮則勞之故私為恭者言恭乃人之私自為之而非其本然者也非體之禮言禮無形體可求故人為之恭以明禮之意然必循自然之禮以出之則自在也不為自然便是私為恭之恭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此又明所以能恭而安之故朱子曰學者初要持敬身心如何便得安須先有此勉强始得又曰著意把捉不得須是先理會箇道理今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

之也亦須且恁去樂音洛長張丈反恁女禁反恁如此也指上持字而言言不可以持之太甚便放下手亦須且如此持守去也　朱子曰整頓收斂固不無操持太甚之患然學者且當就整頓收斂處着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即成病耳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隣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此條語類以為明道語　如此者指上恁字而言孤謂所得孤單別無所有也德盛則不孤矣至於左右逢原則有隣矣與論語本文意別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樂音洛　此因學者每欲求中於未發之時故言此以見不必別求也敬則此心常渾然在中作主宰自不為事物所擾亂故云即所以中

伊川先生曰

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　微遺書註一作

　　　　　　　　　　　　　　　　　　　　　　　　　　　　　　　　秦　司馬子微

名承禎唐洛州温人開元中被召至都玄宗詔於王屋山置壇室以居卒年八十九贈銀青光禄大夫謚貞一先生坐忘見莊子大宗師篇按程子又曰有忘之心乃是馳也葉少藴曰子微作坐忘論七篇一敬信二斷緣三收心四簡事五真觀六泰定七得道又為樞一篇以總其要而別為三戒曰簡緣無欲静心且謂得道者心有五時身有七候一動多静少二動静相半三静多動少四無事則静事觸還動五心與道合觸而不動謂之五時一舉動順時容色和悦二宿疾並消心身輕爽三填補夭傷還元復命四延數千歲名曰仙人五煉形為氣名曰天人六煉氣為神名曰神人七煉神合道名曰至人謂之七候道釋二氏本相矛盾而子微之學乃全本於釋氏大抵以戒定慧為宗觀七篇序可見

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閒坐見

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數並上聲差初加反 伊川語長安縣名今隸西安府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個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若不作一箇主怎生奈何葉本章首有明道先生曰五字若不做上遺書有心字 翻車今農家所用以引水溉田者也按後漢書靈帝使掖庭令畢嵐作翻車渴烏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以為可省百姓灑道之費又魚豢魏畧明帝時博士扶風馬鈞為園以無水灌溉乃作翻車令兒童轉之引水蓋今水車所自始也又爾雅釋器篇罦謂之罿罿罬也罬謂之罦覆車也郭璞云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罥以捕鳥然則翻車固有二今觀所

言流轉動搖無須臾停云云則是謂水車也　此極言作主不定之病張天祺昔嘗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又為中所繫縛且中字亦何形象強如字須強上遺書有後字繫縛上遺書無所字且中下近本俱無字字　此又引張與司馬二公之事以明上文之意強把這心以下乃程子窮極其弊病以見天祺不思量事之非自然也為中所繫縛以下亦程子推言其弊如此也愚按天祺欲制其外來者使不以動吾之心溫公欲守其在中者使不為外物所動朱子所謂硬截死守是也　朱子曰如釋氏云如何是佛教人專在此行思坐想久後忽然有悟意

正如此譬如人有箇家不自作主却倩別人来作主所以伊川云持其志且教人就裏面理會也有人胸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為善如有惡以為之間欲為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間去聲羞惡之惡去聲使遺書作便此因人心有善惡交戰之驗而示以定之法也兩此字並指胸中若有兩人四句而言交戰者見其不能自安於不善也戰勝則為善矣戰不勝則為不善矣此正要緊關頭持其志二語所以予以自勝之道也大可驗言大可驗其志之能持與否也心疾亦指首四句言也

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明道語寫說文謄移書也儀禮特牲饋食禮

卒筮寫卦漢書藝文志置寫書之官寫字之寫始此薛氏曰事有大小理無大小若於事之小者稍有忽略則天理即有欠缺間斷故寫字事雖小而必敬者所以存天理也

伊川先生曰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不記事者心之虛也常記得者心之明也朱子曰常人記事忘事只是著意之故

明道先生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澶呈延反度音鐸澶州於石晉為鎮寧軍節度先生差發書判官故在澶州或問凡事須思而後通安可謂心不可有一事朱子曰事如何不思但事過則

不留於心可也　問佛氏但顧空諸所有固不是然明道謂心不可有一事如在試院推筭康節數明日問之則已忘矣恐亦空諸所有意朱子曰此出上蔡語錄只錄得他自己意顏子得一善則拳拳弗失與孟子必有事而弗忘何嘗要人如此

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　朱子曰未知者非敬無以知已知者非敬無以守

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惡去聲　此節申明不可不敬之意主心所以為心之主宰者也累繫累也物即事也無一物是合少得者則當即物以窮其理而順其理之所當然以應之不可惡其為心之累而欲一切屏棄之也惡字應上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之意而言

人只有一箇天

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按遺書或問人與禽獸甚懸絕矣孟子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莫是只在去之存之上有不同處伊川答以固是而因語之以此也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定惟是止於事為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四凶四凶已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已當讀作人已之已或因以誤遺書註一作他與音預止於事者謂各隨其事之所當止而止之也止則不為他事所惑故心主自定已作惡者言四凶自已作惡也人不止於事只是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為物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

於事此節反覆申明當止於事之意不止於事則中無主宰而事物雜投如見他人之事而為之兜攬者言其不切己也不切己則必不能盡其事之所當然之道故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即事也則猶道也　問有事則止於事無事時何所止曰止於敬而已朱子謂静時能存養則應接處始得力又不可以不知也　以上並伊川語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誠以待人則人無不感凡事上接下皆然誠以處事則事無不成凡在己在人一也

静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心主於敬則無復思慮紛擾自静静後而此心至虛至明與天地生意常相接故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萬物之生意無時間斷獨言春者以春則物生之初生意尤易見也詳見首卷萬物之生意條下　張氏曰明道書窻前有草木覆砌或勸之芟明道不可云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

小魚數尾時時觀之云欲觀萬物自得意草之與魚人所共見惟明道見草則知生意見魚則知自得意此豈流俗之見可同日而語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惟慎獨便是守之之法胖音盤中去聲　問孔子告仲弓方是持敬之事程子如此說豈不有自然勉强之異乎朱子曰程子之言舉敬之極致而言也陳定宇曰程子恐人認見賓承祭作勉强拘束之敬故云然蓋欲如所謂禮之用和為貴也又曰謹獨便是守之之法又恐人外貌如此而中心不如此必於一念萌動已所獨知之地而致謹焉便是持守此敬之法

聖人修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

自有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禮運曰鳳凰麒麟皆在郊藪龜龍在宮沼所謂四靈畢至也又曰體信而達順朱子曰體信是實體此道於身達順是發而皆中節推之天下而無所不通也體信是忠無一毫之偽達順是恕無一物不得其所又曰體信是致中意達順是致和意

聰明睿知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饗帝人惟情慢故身心放逸而昏昧壅塞敬則虛靜而自然通達矣葉氏曰天以理言故曰事動靜語默無非事也帝以主宰言故曰饗如郊祀之類朱子曰聰明睿智皆由此出此便是自誠而明

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

心要在腔子裏腔子猶今言軀殼也朱子曰但於應事接物時一一中理便是在也若只兀然守此心則是釋氏入定坐

禪一旦有事至於吾前此心便已放失問於未應接時如何曰只是戒謹恐懼而已只外面有此隙便走了隙下近本並有罅字遺書同今遵宋本陳氏曰非是裏面本體走出外去只為邪念感物逐他去而本然之正體遂為所昏蔽此所以要操存涵養而不使有此罅隙以至走出之患也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朱子曰天理便是活人欲便是死如大學之有所憂患好樂皆滯於一隅也或疑主一則滯於一隅曰不主一則方理會此事而心留於彼此正是滯於一隅

明道先生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間去聲天地設位句見易繫辭上傳朱子曰天地亦是有主宰方始如此變易無窮便是天地之敬問恐是說天地間實理如此曰就天地之間言之是實理如此就人身上言

之惟敬然後見得理之實處流行不息敬纔間斷便不誠不誠便無物是息也王伯厚曰易立乎其中體也易行乎其中用也朱子謂行以造化言立以卦位言朱子曰聖人本意言自然造化流行程子却借來就人身上而言敬則此理流行不敬則間斷前輩引經文多是如此如必有事焉孟子本謂做工夫處程子却引來說自然道理

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毋不敬說見記曲禮篇朱子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也愚按不妄思則心之所存無非天理不妄動則外之所為無非天理故可以對越上帝

敬勝百邪朱子曰學者常提醒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不要苦著力著力則反不是朱子曰自秦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敬字至程子說得如此親切程沙隨猶非之以為孔孟無單說敬字者如敬親敬長之類不知修己以敬敬而無失聖敬日躋何嘗不單獨說來若有親長時用敬則無親長時便不敬乎亦弗思甚

矣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當理而無私心為仁敬以直內則心無所容其私義以方外則事又各當於理故曰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以敬直內便有正助之病故不直言敬而義可見故不別言以上並明道語

涵養吾一也伊川語一不二不雜指心之本體言也有以涵養之而此心湛然虛明不至有昏昧放逸之患矣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明道語朱子曰能慎獨則無間斷而其理不窮若少有不謹則人欲乘之而此心不能無間斷矣又曰川流不息

天運也純亦不已聖人之心也謹獨所以為不已學者之事也

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語類以為伊川語無攸利蒙卦六三爻辭也不有躬撓撓亂也了當猶言了辦也已未能自立則心無所主雖為善事亦不過見事之善勉强行之終是為物所化是不免以天下萬物撓亂已也若能自立則應酬在我物皆聽命何撓之有　朱子曰學者平日講究治國平天下之道却於自己身心全未曾理會得則是明德未明而欲民之有以新也無是理也

伊川先生曰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立箇心者謂敬謹操持不為事物所搖奪則自無紛

亂不能寧靜之患矣此上頭儘有商量者言可為學以進於道也　朱子曰學者求放心正為要立基址得此心有存主處為學便有歸著可以用功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將來存著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　此節總以明閑邪則誠自存之意

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為誠便存

閑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

上言閑邪則誠自存此節見誠為人心之自然不假外求誠存則邪自無從入更無所用其閑之之功也孟子言性善如所謂乍見孺子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孩提知愛親稍長知敬兄之類是也皆由內出便是誠也

性善則自無有邪也動容貌以外言整思慮以內言敬勝百邪正見閑邪不必著甚工夫也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承上文敬字而言其義不之東不之西則不偏於一隅故云只是中不之此不之彼則不為外物所動故云只是內總以明主一之義朱子曰主一則所講底義理本註尹彥明曰敬有甚方始為我有不然便無安著處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按和靖自言初見伊川時教看

敬字焞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祁寬因問如何是主一而尹氏語之以此 魏鶴山曰孔門說仁處大抵都有敬意如四勿二如之類是也左傳敬德之聚能敬必有德此意極精自聖學不明率往往以擎跽曲拳正坐拱默之類為敬至周程以後如誠字敬字仁字方得聖賢本指其所謂主一無適之謂敬最為親切

閑邪則固一矣然主一則不消言閑邪 閑邪使邪不能入則心自一矣然心一則邪自無從可入更無所事於閑也

有以一為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奸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 奸近本作干古字通用 有以一為難見不可下工夫程子因門人有此疑故教之以整齊嚴肅使

有下工夫處也整齊嚴肅如正衣冠尊瞻視之類一專一也朱子曰主一如持其志閑邪如無暴其氣閑邪使邪不得入主一則守之於內二者不可有偏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有言未感時知何所寓知指心之知覺而言與他處知字不同 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內也朱子曰若未感時更尋所寓便是有兩箇物事所以道只有操而已只操便是主宰在這裏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作敬朱子曰周子說主靜正是要人靜定其心自作主宰程子又恐只管求靜遂與事物不交涉故說敬字又曰若把虛靜喚作敬則恐入釋老去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欲屛去聞見知思則是

絶聖棄知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為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難為使之不思慮此一節總以見思慮不能無之意絶聖棄知見老子道德經上篇坐禪入定見佛書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為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虚虚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此一節所以示學者以有思慮而不至於紛亂之道也或問程子言有主則實此又言有主則虚何也朱子曰此只是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自其有主於中言之則謂之實自其外邪不入言之則謂之虚又曰有主則實指理而言無主則實指私欲而言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

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為之主也事為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焉於虔反此又以常情言之見心之不可無主以明上文有主則虛邪不能入之意心用於一事他事更不能入凡人類然但若心在此事或為此事所牽擾便無復湛然虛明之體此又不可以不審耳　朱子曰或謂主一主事不同恐亦未然蓋無事則湛然安靜而不騖於動有事則隨事應變而不及乎他是所謂主事者乃所以為主一者也若有所係戀則必有事已過而心未忘身在此而心在彼者與主一無適非但不同直是相反愚按朱子謂主事即所以為主一與程子說小異蓋程子從常情之主事言之則主事與主一有別朱子直就主事之正理言之則主事即所以為主一二說雖異而其實相發明也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

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此節釋敬字之義以及其事也不敢欺以内而言不敢慢以外而言不愧屋漏又兼内外而言之也朱子曰無適者持守得定不馳驚走作之意耳無適即是主一主一即是敬非無適之外别有主一主一之外又别有敬也問應此事未畢復有一事至則當何如曰須是一事畢又理會一事亦無雜然而應之理但甚不得已則權其輕重可也陳北溪曰無事時心常在這裏不走作固是主一有事時心主著這箇事更不把别箇事來參插也是主一真西山曰周子主静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為人最切者也而朱子又丁寧反覆之學者誠於是而知勉焉戒於思慮之未萌謹於事物之既接無少間斷則德全而欲泯矣

嚴威儼恪非敬之道

但致敬須自此入朱子曰整齊嚴肅亦是如此　舜孳孳為善若未接物如何為善只是主於敬便是為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默然無言主於敬則惡念無從而入故曰便是為善朱子曰程子未接物時之論尤能發明孟子言外之意學者所當深念也然程子又嘗言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求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如此則善利之間相去毫髮苟辨之不明其不反以利為善者鮮矣此大學之道所以雖以誠意正心為重而必以致知格物為先也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者可否遺書慢下無者字　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

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踞居御反緱居侯反間音閑敦下楊本無篤字久下一本無也字也遺書作矣　箕踞申兩足以手據膝形如箕也漢書張耳傳作箕倨曲禮坐毋箕緱氏宋縣名屬河南府熙寧五年省偃師入緱氏八年復置偃師縣省緱氏為鎮尹和靖曰嘗親聞此乃謂劉質夫也　薛敬軒曰古人衣冠偉博皆所以莊其外而肅其內也後人服一切簡便短窄之衣起居動靜惟務安適所以流為輕佻浮薄不可救藥也

思慮雖多果出於正亦無害否伊川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呂與叔患思慮紛擾程子告以主於敬則自然不紛擾因又以此為問而程子語之如此敬以

事言莊以容言嚴以法言三者亦非截然分屬蓋程子特各就其重者言之耳

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蘇季明名昞武功人亦横渠門人而卒業於程氏者元祐末呂進伯薦其德性純茂强學篤志自布衣召為博士後坐上書邪黨竄鄱陽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本註思與喜怒哀樂一般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樂音洛　朱子曰程子纔思即是已發一語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蓋言不待喜怒哀樂之發但有所思即是已發此意已極精微說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不可以有加矣又問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如何呂學士謂與叔但按與叔於元祐中為太學博

士秘書省正字未嘗為學士疑學字乃博字之譌今中庸輯略作博士曰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胡敬齋曰學者做工夫不可太過太過反成助長如與叔所謂求見未發之中執而弗失亦是太過處雖横渠不免此病如曰不舍其虛明善應之體之類是也羅豫章令李延平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李先生謂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亦是養心之要陸氏曰朱子言敬每云略綽提撕蓋惟恐學者下手過重不免急迫之病故於延平觀喜怒哀樂未發一語雖悔其始之辜負而服膺之然於觀之一字則到底不敢徇見於答劉淳叟諸書至觀心說一篇極言觀之病雖指佛氏而言而延平之言不能無病亦在其中此用力於敬者所不可不知也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

勉强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强區兩反中去聲 問未發時當以理義涵養朱子曰未發時著理義不得纔知有理有義便是已發當此時有理義之原未有義理條件只一箇主宰嚴肅便是涵養工夫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朱子曰程子耳無聞目無見之答以下文若無事時須見須聞之說參之其誤必矣蓋未發之時但為未有喜怒哀樂之偏耳若其目之有見耳之有聞則當愈益精明而不可亂豈若心不在焉而遂廢耳目之用哉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

覺處朱子曰無物字恐當作有物字愚按粹言作有物　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朱子曰此語恐說得太過若云知寒覺煖便是知覺已動今未曾著於事物但有知覺在何妨其為靜不成靜坐便只是瞌睡也　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此承上既有知覺怎生言靜之意而言非以微喜怒哀樂未發至靜之時也朱子乃謂於易卦當為純坤不為無陽之象而不得以復之一陽已動為比蓋誤以此為言喜怒哀樂之未發故耳　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所謂止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之

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便言止下近本無所謂止三字今照遺書及宋本增　釋氏為釋迦之教者定即前所謂坐禪入定是也萬物如喜怒哀樂之類皆是更互而出如或喜或怒或哀或樂是也蓋人萬物皆備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當其可便是止其所也若心有偏重則因物而遷所以人多不能止也　朱子曰止於仁敬者靜也欲止於仁與敬者便是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端　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

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知此矣

問靜中有物者何朱子曰只太極也又曰此即坤中不能無陽到動處却是復只將十二卦排便見

朱子曰未發之時必有事焉是乃所謂靜中之知覺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已發隨事觀省是則所謂動上求靜艮之所以止其所也持敬之功則貫乎動靜之間而學者不可有須臾之間斷者也

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昞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

昞同炳亦作昺必井反　麻謂苧麻也陸璣草木疏云苧一科數十莖宿根在土中至春自生不須栽種

一歲三刈故以為心亂之喻其餘如茼麻大麻之類則須種乃生又一科一莖一歲一刈便不得為心亂之喻矣　朱子曰修養家無者硬想成有參禪家有者硬想成無亦是專一方有功然彼所為却難令以人所固有之理而自求之却甚順而易　朱子曰此條是聽他人之問而從旁竊記非惟未了答者之意亦未悉問者之情故其謬誤最多讀者詳之

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此下二條皆答劉安節之問也

問人心所繫著之事果善夜夢見之莫不害否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朕兆入夢者却無害舍此皆是妄動　按周禮春官占夢一正夢二噩夢三思夢四寤夢五喜夢六懼夢心所繫著而夢周

禮噩夢以下皆是即樂廣所謂想也惟有朕兆入夢者周禮所謂正夢樂廣所謂因也程子特從而論其得失如此　朱子曰聖人無所不用其敬觀周禮夢亦有官掌之可見愚每夢見故舊親戚次日若不見其人亦必接其書信或人說及如此等便是正夢又曰吾不復夢見周公自是箇徵兆如此蓋聖人志慮未衰天意猶有運轉故遂夢見周公非以思慮也要之聖人精神血氣與時運相為流通楊泳齋曰如高宗夢得傳說則自信而不疑營求於野而果得之常人心志不定雖有夢而不敢自信也

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令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令人都由心謂心無所主宰也以心使心句所以明使他思時方思之意人心自由以下所以明令人都由心之意問以心使心句有病否朱子曰無病其意只欲此心有所主

宰陳安卿曰上心字即是道心專以理義言之也下心字即是人心而以形氣言之也以心使心則是道心為一身之主而人心其聽命也亦通

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也

說見孟子心之所之謂之志心有所之當敬謹操持不可妄有向往無暴其氣者如一語言一步趨安詳和緩以至喜怒有節之類皆是志不持則無以養其氣而氣不養則雖欲持其志不可得也故曰內外交相養也愚按敬以直內則志自持矣義以方外則氣無暴矣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功夫否曰須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若是慎言語不妄發此却可著力

論語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却可著力言猶可勉強也惟養乎中使自然順理乃為難耳

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

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挍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耶夫子嘿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為深恥挍校通　張南軒曰若他人養生要康强只是利伊川說出來純是天理　以上並伊川語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外書下同　皆是不仁原所以把捉不定之故也朱子曰人心本湛然虛定私欲奪之而動搖紛擾矣然則把捉得定其惟篤於持敬乎

伊川先生曰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字朱子曰欲寡則無紛擾之雜而知愈以明無變遷之患而得愈以固故欲養其知者當思有以寡其欲也問既致知後如此養否曰此不分先後未知而不養固無以致知既知而失其所養則知亦不能以

無失

矣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朱子曰言發於心心定則言必審故的確而舒遲不定則内必紛擾有不待思而發故淺易而急迫此亦氣動志之一驗也

明道先生曰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只是心須教由自家四百四病者地水火風四者各有一百一病合之為四百四病也說見佛書要看須教二字言當操而存之不可聽其出入也

謝顯道從明道先生於扶溝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顥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扶溝縣名宋屬開封府時明道知扶溝縣故其門人多於此相從也朱子

曰亦是程子見人多閒雜思慮故教之收拾此心耳然終是小偏蓋道理自有動時有靜時學者不可不專於靜處求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亦是伊川經歷多故見得如此又曰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不存

橫渠先生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文集　說見論語勉勉工夫不間斷也循循有次序貌朱子曰三月不違者心常在內雖間或有出時然終是在外不穩纔出便入蓋心安於內所以為主日月至焉者心常在外雖間或有入時然終是在內不安纔入便出蓋心安於外所以為賓此無他知有致未致意有誠未誠也問過此幾非在我者曰此只說循循勉勉自然住不得但此關難過纔過得

則所謂欲罷不能如水漲船行更無著力處

心清時少亂時常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完也宋本與下分作二條但按下文人又要得剛句則此與下本是相承說自不得分為二今從近本併之　朱子曰客慮是泛泛思慮習俗之心是從來習染偏勝之心實心是義理之心　又曰橫渠大段用功夫來說得更精切學者固未免有散緩時但才覺便收斂漸漸做去但得收斂時多散緩時少便是長進處

人又要得剛太柔則入於不立亦有人生無喜怒者則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不回進道勇敢載則

比他人自是勇處多 語錄下同此承上節而言雖用心漸熟必要剛而後可以有為也不立如為外物所動皆是而喜怒為甚故下接言亦有無喜怒者如劉寬牛弘之類終身不見其有喜慍之色而卒不能有所作為故曰又要得剛蓋入於不立則守不定而回惟剛則守得定而不回矣無喜怒者或若於進道之不勇而剛則進道勇敢矣末句勇即剛也兼不回勇敢而言變文言勇者固張子不敢以剛自居之意亦以發用處言也　朱子曰剛雖未必中道然終是有筋骨孔門曾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若非剛介有筋骨人定立不住又曰橫渠作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如此勇方做得

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為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 朱子曰橫渠學力絕人尤勇於改過獨以戲謔為無傷一日忽曰凡人之過猶有出於不知而為之者至戲謔

則皆有心為之其為害尤甚遂作東銘

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為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朱子曰持守之要固貴此心常自整頓然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者又不可以不察也

定然後始有光明若常移易不定何求光明易大抵以艮為止止乃光明故大學定而至於能慮人心多則無由光明易說下同大畜彖曰能止健大正也朱子曰凡人胸次煩擾則愈見昏昧中有定止則自然光明莊子所謂泰宇定而天光發也愚按學者見理不明則不知所止故無以有定而光明此大學言止於至善所以必以知止為先也

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學者必時

其動靜則其道乃不蔽昧而明白 動靜不失其時二句艮彖傳文也學者以下乃張子所以釋彖傳之意 令人從學之久不見進長正以莫識動靜見他人擾擾非關已事而所修亦廢由聖學觀之冥冥悠悠以是終身謂之光明可乎 長張丈反 此一節言令之學者不能時其動靜之病從學謂人之從已為學者也見他人擾擾初非關已之事也而已亦為其所動不能存誠養志以至於光明故曰所修亦廢此所以必行其庭不見其人而後可以止也 朱子曰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却工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蓋人之身心動靜二者循環反覆無時不然但常存此心勿令放失則隨動隨靜無時不是用力處矣

敦篤虛靜者仁之本 仁之本言是乃為仁之本也

不輕妄則是敦厚也無所繫閡昏塞則是虛靜也此難以頻悟苟知之須久於道實體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閡礙同孟子說閡隔礙也不輕妄四句明敦篤虛靜四字之意此難以頻悟以下乃申明敦篤虛靜所以為為仁之本也蓋不輕妄無所繫閡昏塞之為敦篤虛靜人猶或知之而敦篤虛靜之所以為為仁之本則非久於其道實有以體驗之於心不能知也張子引而不發亦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耳以上並橫渠語

近思録集註卷四

近思録集註卷五

歸安茅星來撰

省察克治

性無不善而情之動則有不善故當省察而克治之而情不外喜怒哀樂愛惡欲其存之身也不外視聽言動而七情之發稍不中節便是過視聽言動稍不自撿便有過而其中有氣質之偏有物欲之蔽反其偏開其蔽以復其本然之善則此卷最為切要凡四十二條　按語類此卷作改過遷善克己復禮

濂溪先生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

改過而後至乾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朱子曰其字難通疑當作莫字今從之　朱子曰乾乾不息於誠便是修德之事懲忿窒慾是損卦大象遷善改過是益卦大象修德者必須如此而後能至於成德又曰是者指去惡進善而言蓋乾之體乾乾不息而其用則莫善於去惡進善也損益二卦大義亦莫過於此聖人作易之旨意深矣　朱子曰學者於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一一加察其善端之發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厲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去之總不使有頃刻悠悠意態則為學之本立矣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通書　吉凶悔吝句見易繫辭下傳

朱子曰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之所值福常少而禍常多不可不謹問上文所言皆自修之事此忽言動何也

曰所謂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動上有此等過失須於方動之時審之則無凶悔吝周子所以再言動也

濂溪先生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

遺文見與張宗範養心亭說朱子曰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立如三十而立之立通則不惑知命而耳順矣　仇氏曰孟子言寡欲從初學言之也周子言無欲從成德言之也葉氏不察以孟子指欲之不可無者故只云寡周子指欲之不可有者故必言無殊不知聲色貨利人心不可有之欲正由耳目口鼻人心不可無之欲不能節制以至於此也其為欲無有二也孟子亦正欲漸次克治歸於無欲而後已非謂欲不可無但可寡也黄勉齋曰寡欲固善矣然非真知夫天理人欲之分則何以施其

克治之功哉故格物致知又所以為寡欲之要學者之所當察也

伊川先生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朱子曰由中應外是推本視聽言動四者皆由中而出蓋泛言其理如此耳非謂從裏面做工夫也制外養中方是說做工夫處問克己工夫在內此言制於外何也曰制却在內又問此但說仁之體而不及用曰制於外便是用

顏淵請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箴與鍼通俗作針箴以鍼為之所以治病者也故有所警戒以自治其病者謂之箴服膺勿失說見中庸以上二節言所以作箴

由也乃四箴之序問明知其不當視而自接乎目明知其不當聽而自接乎耳則將如何朱子曰視與見異聽與聞異非禮之色雖過乎目在我不可有視之之心非禮之聲雖過乎耳在我不可有聽之之心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内叶奴大切矣叶於禮切　陳氏曰心之體本自虛明而其用則隨物而應無有形迹也操而存之之要以視為準則而已蓋物欲之蔽交接於前則心隨之以遷故必制之於外使凡有非禮者不得以接吾目而此心虛明之體自安而無所搖矣如是乃所以克己而復禮也至於用力之久無有間斷則自然誠實不待勉強乃所謂仁也輔慶源曰人之視最在先遇不當視者纔起一念要視他便是非禮故當以視為操心之則薛氏曰所謂蔽者非只

謂非禮之色凡見一切可好之物目逐之而動者皆是問制之於外以安其内却似與克伐怨欲不行相似朱子曰克已工夫其初亦須着禁制始得到純熟後私意自漸消磨去矣　愚按首二句以心之本然者而言蔽交於前二句則物欲累之而失其本然也制之於外句以功之當然者而言久而誠句則功夫之盡而各得其所當然也制之於外謂非禮勿視也内指仁而言蔡氏曰始而克復有以用吾力久而誠則私欲淨盡表裏一貫自無所容其力矣

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知誘物化本樂記知誘於外物至而人化物語沈誠菴曰人有秉彝二句是大概說知字方從聽上來盖聲一入於耳則吾心之知遂為所誘而與物俱化矣亡其正者亡其秉彝之天性也知止有定聲來自覺善惡此心作得主宰不能

誘之也朱子曰視是將這裏底引將去所以云以安其內聽是聽得外面底來所以云閑邪存誠又曰物至則智足以知之而有好惡這是自然如此到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方始不好去胡雲峯曰眼在前不正之色只是前一面來故云蔽交於前其中則遷耳在兩旁不正之聲左右前後皆可來故曰知誘物化遂亡其正目之明在外故當制之於外以安其內耳之聰在內故惟在內者知止有定乃可耳

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好如字叶去聲易道並去聲宣布也發發言也矧況也樞戶樞機弩牙戶之闔闢由於樞弩之張弛由於機人之吉凶榮辱由於言故以為比易繫辭上傳

所謂言行君子之樞機是也戎兵也好善也惟口出好興戎見書大禹謨篇道言也非法不道見孝經卿大夫孝章訓辭即指非法不道句而言　朱子曰人心之動八句是就身上謹傷易則誕四句是當謹於接物間都説得周徧輔氏曰躁厲氣妄厲欲不為氣所動故靜不為欲所分故專沈誠菴曰易煩之病在已故支誕以損其德肆悖之病及人故違忤以反乎已呂涇野曰如在官言官在朝言朝或言及之而不言言未及之而言未見顏色而言皆是非禮處推此類可見胡雲峰曰易是輕言煩是多言肆是放言悖則純乎不善矣朱子以為是四項病而諸家只解歸躁妄二字非矣

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行去聲　文集　幾猶幾善惡之幾惟哲人有以知之而念慮

所動必一於善而無有不實也若志士則當於其行而厲之而凡有所動作必一於善而無敢有失也克能也克念書多方篇所謂惟狂克念作聖也戰兢詩小旻篇所謂戰戰兢兢也戰戰恐懼兢兢戒謹克念戰兢並承造次言言雖造次之頃而克念戰兢不敢有忽也克念以誠於思言戰兢自持以守於為言聖性之也謂哲人賢習之也謂志士及其成功一也故曰同歸　朱子曰哲人只於思慮間便見得當為與不當為志士須於事為已著方見得又曰思是動之微為是動之著便該動之精粗蓋思於內不可不誠為於外不可不守又曰順理則裕二語是最緊要處此是生死路頭陳氏曰循天理之公則無餒於中故裕逐人欲之私則易陷於下故危愚按非禮不動便是順理從欲則非禮而動矣禮者理而已從欲惟危以上見動之不可不謹也造次克念二語乃為學者言所以存理遏欲工夫也克念則動於心者無不實戰兢則動於身者無不謹內外交致其力

也陳定宇曰商書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此伊尹之言本謂習於惡而與性成者程子引用此句則言習於善而與性成者此性字蓋以氣質之性言與上文本乎天性之性不同

復之初九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傳曰陽君子之道故復為反善之義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也明道曰祇與底通用至也俞氏曰初居震動之始方動即復故曰不遠而復

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唯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惟聖人本非有失自無有復下此則不能以無失但復之有遠近不同耳失之而復自不能無悔惟未遠而復故不至於悔乃元吉也　此以上明初爻所以為復之不遠而不至於悔者也

顏子無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

乃無祇悔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見繫辭上傳形顯謂形之顯著也敬軒薛氏曰不善之端不待應物而後見如靜中一念之薄即非仁一念之貪即非義一念之慢即非禮一念之詐即非信君子所以貴慎獨也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遽改故不至於悔乃不遠復也中去聲此以上因繫辭上傳夫子之言而釋之以見必如顏子之學明且剛而後能是有不遠之復也以上初九爻傳問之道無他也惟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易傳下同知不善明也速改以從善剛也此三句初九象傳尹起莘曰仲虺善成湯之德以從諫弗咈改過不吝為

首稱盖過者人所不免惟能知之而速改之乃其所以為賢也

晉之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傳曰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無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於自治則有功也治平聲下同　角剛而居上之物上九以剛居卦之極故取為象四方為外居邑為內伐邑以象內自治也厲嚴厲也剛極謂以陽居上也進極謂在晉之終也　問本義以為伐邑程傳以為自治如何朱子曰便是程傳多不肯說實事皆以為取喻耳雖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德故於貞正之道為可吝也於宋本作所以令從易傳朱子曰吝不在克治正以其克治之難而言其合下

有此吝耳貞吝之義只云貞固守此則吝不應於此獨云於正道為吝也　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天下之害無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墻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為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　損彖曰之用二簋可用享　愚按宮室飲食固人生日用所不可無而刑罰征討亦國家治道所不可廢者然其末流之過至於窮奢極欲任酷吏好遠畧其害有不可勝言如秦始隋煬以此亡國殞身然則天理人欲之間其始甚微其終則

不可救學者顧可以不謹乎

夬九五曰莧陸夬夬中行無咎象曰中行無咎中未光也傳曰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若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於外不失其中正之義可以无咎然於中道未得為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夫子於此示人之意深矣

呂本爻象之詞在則離道矣下夬九五曰夬上有故字下有之字夫子於此二句在末作結無傳曰二字莧許戰反比音避　莧陸本義及程傳並云今馬齒莧孔疏引馬融鄭玄王肅並云一名商陸皆以莧陸為一唯董氏分為二而朱子發因之然語類亦有莧者馬齒莧陸者章陸一名商陸之說未詳孰是本草

謂其根至蔓雖盡取之而旁根復生蓋其類難絕故取為象九五切近上六之陰昵於小人者深故曰心有所比然為決之主其義不可以不決故曰以義之不可而決之又九五陽剛其力尚足以決而居中處正又不為過暴故所行猶不失中正之義有欲指心有所比而言所以未得為光大也如宋神宗以人言而罷王安石不久復用正坐此病 有所比則心不正以義之不可而勉強決之則意不誠 朱子曰事雖正而意潛有所係吝荀子所謂偷則自行佛家所謂流注不斷皆意不誠之本也

方說而止節之義也 節彖傳兌下坎上為節兌說也坎險也說則欲進而有險在前則不能進故有止節之義

節之九二不正之節也以剛中正為節如懲忿窒欲損過抑有餘是也不正之節如嗇節於用懦節於行是也 九二以剛居柔

在節卦是為不正之節也剛中正謂九五也當節於用二者程子亦偶舉以見意耳他如待人之節而失之溥處已之節而失之固皆是

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不行焉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可也此原憲之問夫子答以知其為難而不知其為仁此聖人開示之深也為仁下宋本有也字經說說見論語朱子曰克己者從根源斬截更不復萌不行者但禁制之使不行於外耳若其本則著於心而未能去也又曰學者見有不善處便須剗去若只是遏之使不行此根常留在裏便不得饒氏曰拔去病根其道有二平時莊敬涵養此積漸消磨法也臨事省察克治此勇猛決去法也

明道先生曰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

分數多少為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長張丈反分音問別必列反遺書下同　客氣者血氣也以其非心性之本然故曰客氣知得客氣知字要體認蓋義理所得漸多則志氣清明稍有客氣便自知覺不為所用事矣　朱子曰初學者只要牢劄定脚跟與他捱捱得一毫去則逐漸捱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伊川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按遺書當是伊川語舊本作明道誤

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祛丘於反毆同從示與從衣者別　祛攘却也不能祛思慮是病吝乃其致病之本也吝則心胸狹隘私

意經擾故無浩然之氣治怒為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氣剛而不能以自制則易怒氣柔而不能以自勝則多懼惟克己則意氣自消故可以治怒明理則事至不惑故可以治懼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箇麤礪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侵陵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豫防如此便道理出來來下宋本無相字箇上葉本無他字按遺書有相字他字　堯夫邵氏名雍河南人後賜謚康節他山之石二句見詩小雅鶴鳴篇此程子述邵氏之言如此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

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朱子曰人有目畏尖物者故明道教之以此蓋習見既熟則不復畏之矣克己之功皆當如此問習在危階上行亦此意否曰此却分明是危只教習使不怕問習得不怕少間到危疑之際心亦不動否曰是如此愚按遺書人有患心疾見物皆獅子伊川教之以見即直前捕執之無物也久之疑疾遂愈與此可參看

明道先生曰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己豈可任職分分音問 朱子曰恕本取義如心謂如治己之心以治人如愛己之心以愛人也故但可施之於人而不可以施之於己也漢光武謂鄧惲善恕己量主范忠宣公亦謂恕己則昏後世循習因以寬貸為義非其解矣愚謂程子平日解恕字最分曉此云恕己疑紀録者之誤專務責人而不知責己則於自己職分必不能盡故不可

任以職分

舍己從人最為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舍並音捨○舍己從人說見書大禹謨及孟子

朱子曰此程子為學者言若聖人分上則不如此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曰痛舍則大段費力矣

九德最好臯陶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見虞書臯陶謨篇朱子曰九德皆是論反氣質之意只不曾說破氣質耳問而下一字便是工夫否曰然陳幾亭曰寬柔愿擾是沈潛下四者即剛克之法亂直簡剛強是高明下五者即柔克之法陽數常勝故陽五陰四

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此私吝心在便是廢天職朱子曰飲食衣服皆道之所在也若便謂即此是道則又與龐居士運水搬柴神通妙用同一般病痛又

曰須看著此私吝心字

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也本註云明道年十六七時好田獵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好去聲易音異復扶又反見謂見田獵者未也指不覺有喜心而言　朱子曰人當以此自檢點須見得明道尚如此則在我者當益加操守不可以此自恕

伊川先生曰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道者純乎天理而不雜以人欲者也有身則不能以無欲欲動情勝而去道也遠矣　愚按私即身而具非從外至所謂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也理字可玩惟其為理之自然所以修之最難

稍不自檢則流為人欲矣問此為理之自然何也曰飢飽勞逸身自知之而於他人則不之知也喜懼愛惡身自知之而於他人則不之知也惟其如此故有身便有自私之理而與道難一是以君子必盡己之心而推以及物庶幾心公理得而道可一也

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為悔朱子曰固不可常在胸中為悔然若竟說不悔則今番做錯便休明日做錯又休不成說話問如何是酌中的道理曰不可不悔但不可留滯既做錯此事他時更遇此事或與此事相類便須懲戒不可再做錯也

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以上並伊川語輔慶源曰學者須是於欲有所向處便加克治若待其張皇則用力難矣

明道先生曰子路亦百世之師本註云人告之以有過則喜說見孟子陳定宇曰

程子深賛子路欲學者師之以修身補過也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

伊川先生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到下吕本無言語字方上宋本無變字疑脱去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録有怒甲不遷乙之說是否

伊川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顔子而後能曰只被說得麤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易並音異甲乙設為彼此之辭也古人於事理難明或衆說紛紜者往往假托甲乙丙丁如韓非子罪生甲禍歸乙關尹子甲言利乙言害丙言或利或害丁言俱利俱害是也麤謂不得其所以然而率口道

之也須看因何二字許魯齋曰不遷怒如何便到得且自忿思難為始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與音預好惡並如字此以下皆反覆明不遷怒之所以為難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者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義理下呂本無者字遺書同怒於室句見春秋左傳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

子之語原文作室於怒市於色杜註謂忿於室家而作色於市人也韓策周最亦有此語蓋當時方俗言也

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見人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此亦勞矣聖人之心如止水見人從宋本葉本呂本並作令見遺書作令人見有奉下葉呂本並有他字　役猶使也用也物如喜怒之類皆是見有可喜之事便為喜所動如屐齒之折是也見有可怒之事便為怒所動如機括之撥是也見可喜可怒之事而動如追隨其後而奉承之自家全不能作主宰故曰陪奉止水言物來畢照而水未嘗有物以喻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也　此又言常人之情與聖人所以不同者如此朱子曰明道謂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此為學者理未甚明者言之耳若顏子分上不消如此說只是見得理明自不遷不貳矣

人之視最先非禮

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次聽次言次動有先後之序説見論語　愚按洪範以人生本然者而言故先貌次言次視次聽夫子以日用當然者而言故先視次聽次言次動猶易八卦方位之有先後天也獨不言思者蓋説一非字勿字而思已立於其中亦猶四端不言信之意饒雙峯曰視聽言動四者横渠東銘只云戲言戲動却是二件中庸非禮不動又只是一件詳畧不同何也蓋詳言之是四件約言之只二件所謂言行君子之樞機是也言是言視聽屬動是行又約言之都只是動視是目之動聽是耳之動言是口之動動是身之動故中庸只説非禮不動　或問此亦與五行之數合乎曰眼主肝屬木金聲清亮故聽屬金言發於氣屬火朱子於書洪範篇已言之矣唯動不言要之水動物也則動之屬水明矣按五行傳以五事分屬木金火水土其次第頗與此相符蓋亦主相克而為言但如書六府水火金

木土云云皆自上克下此乃倒相克自下克上耳蓋五行傳以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則貌言視聽思乃為下克上也

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外書下同 朱子曰此數語極有味又曰當初亦知是好語謾録於此今看來直是恁地好 尹和靖曰克己唯在克其所好便是下手處然人未有不知所好處而能克之者如好財即於財上克好酒即於酒上克令人只為事事皆好便没下手處然須擇其偏好甚處先克也

聖人責己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

處上聲 言聖人責己之所以感之者每處其多而責人之所以應之者常處其少亦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意 責己處多則德愈修責人處少故人自服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

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相別下諸本無又字今從遺書及宋本增矜下宋本無字字遺書有子細檢點得來句病痛盡在這裏句姚本於點字句得來病痛句非進下宋本無處字　胡文定公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别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却去房裏喫為甚恁地張氏曰今人纔有意為學即有一種抗顏為人師之氣威儀容貌已全不似學者此當入驕字罪過而不止如上蔡所云矜字也如此則讀書説道理適以長傲而已長傲必飾非難以言學矣

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時朱公掞以諫官召過洛見伊川顥道在

思叔詬詈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慙謝此馮忠恕所記尹氏語如此

坐公拱不語程子指顯道謂之如此

明道先生曰見賢便思齊有爲者亦若是見不賢而内自省蓋莫不在己者下

此因論語夫子之言而發明之宋本無亦字遺書有如此以見學者當自勉也薛敬軒曰不獨見當時之人當如此以至讀古人之書見古人之賢者皆思齊見古人之不賢者皆自省則進善去惡之功益廣矣

横渠先生曰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耳湛牀減反舌呂本作口屬之玉反厭于艶

反又如字喪去聲　正蒙下同　屬厭而已見左傳屬足也朱子曰湛一是未感物時湛然純一此是氣之本攻取如目之欲色耳之欲聲便是問攻取是攻取那物否曰然　愚按口腹三句申明攻取氣之欲亦以見人之所不能無也屬厭二句言君子不以口腹鼻舌之欲而失其湛一之本然也不以小害大二句又申明所以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之故也朱子曰如孔子失飪不食不時不食不多食無非天理若貪口腹不當食而食便是人欲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麤矣

纖細也成性猶習與性成之意惡不在大自念慮之微以至於一言一動之細稍有未善處即惡也惡無纖而不除則日用隱微無不一於善而性之本善者斯以成矣然雖纖惡必除而苟察之有未盡則雖其所作為未嘗不出於善而小過不及之間或未盡當焉而不免有所麤矣　朱子曰善斯成性句有語病似性本未

善必知此而後善成性也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好惡並去聲下同人能惡不仁則省躬克己惟恐有失故不善未嘗不知不然則不仁之端且有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而不自知者矣故習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此申明上節之意善謂好仁也好仁有善善之意故以善言義主於斷制故必惡不仁而後有以盡義是謂惡不仁也惡不仁得是非之正故以是言仁主於樂善故必好仁而後有以盡仁責己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此君子所以責反求諸己也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不尤人則必能自反而愈修其德故曰學之至有潛心

於道忽忽為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未能脫灑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樂音洛　潛心於道者義理之良心也他慮如出見紛華而悅之類氣即所謂客氣也舊習亦此氣之習熟者也脫灑脫然無繫累也猶言除去也樂於舊習言以此為樂雖明知其無益而不能以除去也是故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為多故樂朋友之來古人上近本無是故二字今從宋本增論語說　常使心在於此則不為他慮引去矣矯輕警惰語錄下同　輕則不能厚重以自持惰則不能振作而有為二者為學之大患故必有以矯之警之而後可以進於學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

利欲之心與學正相背馳故學者要寡欲好去聲欲或作慾　首二句禮表記篇夫子之言下三句張子釋人之所以失其所好之故也能好仁則當其所好而仁可成矣人皆反此而失其所好仁之所以難成也蓋學莫大於求仁而有利欲之心則不能矣故曰與學正相背馳陳氏曰仁之難成私欲間之也私意行則所好非其所當好矣

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為太柔太弱至於瞻視亦有節視有上下視高則氣高視下則心柔故視國君者不離紳帶之中學者先須去其客氣其為人剛行終不肯進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去上聲行音項　視國君不離紳帶者如曲禮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士

視五步及士相見禮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之類皆是張子蓋亦約畧言之耳客氣説已見前剛行剛强貌堂堂乎張也二句見論語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為柔弱者蓋人多於此致病故先以此破其疑也張子於畏人非笑嘗再三言之意可見矣古之學者言動舉止皆有節制而視最易忽故又抽出言之玩至於字亦字可見見無在而可苟也末又引曾子之言以證為人剛行終不肯進之意蓋目者人之所嘗用且心常托之視之上下且試之已之敬傲必見於視所以欲下其視者欲柔其心也柔其心則聽言敬且信見音現此一節明瞻視亦有節之意試之者欲其反巳自驗而有以知其誠然也人之有朋友不為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

與拍肩執袂以為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不為之為去聲　下視柔心接物皆然此又於其中抽出朋友言之令之朋友五句所以極言為燕安而取友之病以見非下視柔心不可之意主敬又下視柔心之本也）仲尼嘗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欲速成者則學者先須溫柔溫柔則可以進學（此又引夫子之言以明當下視柔心之意溫柔則心虛志遜而可以進學其不然者反是）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蓋其所益之多（詩大雅抑之篇引此以見溫柔之得益也）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

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為未嘗為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長並張丈反下同只為之為去聲下只為同子弟宋本作弟子世學不講謂今之世為學之道不講也子弟之事如灑埽應對進退之類皆是病根即驕惰也為子弟則不能安灑埽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為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禮都喪也只為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有官長下宋本無則字宰相下呂本無則字喪去聲　此本上文之意而推言之正見其病根隨所居而長也居居處以地而言接交接以人

而言人須一事事消了病則義理常勝此又結言克治之道蓋義理常勝則病根漸去自不至隨所居所接而長矣　上章言學者貴於柔順謙和此又就不能柔順謙和者推其病根以窮極其流弊也

凡所當為一事意不過則推類如此善也一事意得過以為且休則百事廢此條近本無之楊亦併前條失去今照宋本增　又採此條以發上條末二句未盡之意意不過謂心有所未安也為一事而心有未安則當以類而推凡心之有所未安者皆不可以苟為也事事如此周詳審慎自無有所不善者矣若以意所便安不復求進則天下之事皆視為不甚經意而有所不為矣故曰百事廢　以上並橫渠語

近思録集註卷五